



文

一百二十八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杜氏通典邊防總序曰南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

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暨于周代黨眾彌

盛故詩曰蠢爾荆蠻大邦為讎至楚王時蠻與羅

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莫教不設備故敗縊于荒谷群帥囚于治久

楚師復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

有洞庭蒼梧之地今長沙衡陽等郡也秦昭王使將伐楚畧

取蠻夷置黔中郡。今武陵澧陽及黔中諸郡也。漢興以後時

有寇盜其西南諸夷夜郎之屬悉平定置郡縣。今

郎播州犍為即古夜郎地。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為漢保境後漢

初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建武中武陵蠻師單程。武

陵澧陽黔中寧夷盧大寇郡縣漢將劉尚戰敗數

歲方平順帝時武陵太守增其租賦蠻又舉種反

殺鄉吏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於陸渾

以南徧湍山谷宋齊以後荆雍二州。今荆南江陵

郡各置校尉以撫寧之群蠻酋師互受南北朝封

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絕

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其獠初因蜀李勢亂

後自蜀漢山谷出侵擾郡縣至梁時州郡每歲伐

獠以自利及後周平梁益。梁漢川益蜀自爾遂同華人

矣以其黔中東謝自古不臣中國唐貞觀以後置

羈縻州領之

### 盤瓠種

盤瓠種昔帝嚳時患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

犬戎之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盤

瓠遂銜其將軍首而至乃以女配之。杜氏通典曰按

夷傳皆性誕不經大抵諸家所序四夷亦多此類未詳其本出且因而商畧之擘云高辛氏募能得犬戎

之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前少女按黃金  
周以前為斤秦以二十兩為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  
漢分人又周末始有將軍之官其吳姓宜自周命氏  
擘皆以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又宋史擘被收後於  
獄中與諸甥姪書自序云六夷諸序論筆勢放縱實  
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此方  
班氏非但愧之而已按班賈序事豈復語  
怖而擘紕謬若此又何不減不愧之有手盤瓠得  
女。負走入南山。五溪之中山即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  
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  
皆有尾形衣裳斑斕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有邑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妣徒。說文曰妣女  
朗也鳥反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長沙黔中五溪蠻  
皆是也。一辰溪二酉溪三巫  
溪四武溪五沅溪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

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郡。黔中武陵澧陽  
今武陵澧陽

溪盧陽靈溪潭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  
賓布。說文曰賓南  
蠻賦之冬反雖時為寇盜而郡國討平之後漢

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  
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今江陵巴長沙

今長沙衡武陵黔中澧陽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流自  
沅水入武溪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靈溪  
長沙巴陵郡入洞庭通江也武陵

溪在今盧溪尚輕敵深入悉為所沒。又遣伏波將軍  
馬援將兵至臨沅。今武陵沅縣地擊破之單程等飢

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為置吏以司之群蠻遂

平。歷章和安順四朝。累及叛攻劫州郡。討平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卒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其冬。澧中。澧中蠻。澧水出今澧陽郡。澧音婁。果爭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自後至桓靈二帝。又累反叛。攻劫州郡。討破之。蜀先主章武初。吳將李異屯巫梯歸。今巴東郡縣。先主遣將軍吳班

攻破之。於是武陵五溪蠻夷。相率響應。今黔中道。謂之五溪。其後種落。布在諸郡縣。居武陵者為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自晉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為丘墟矣。魏道武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詔拜官褒慰之。延興中。太陽蠻首桓誕。誕。玄子。玄誅。誕。亡。蠻中。蠻推為主。擁河水以北。漁業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附。孝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王。後降為公。其後蠻首田益宗。雷婆思等。俱率眾內

屬景明三年。魯陽蠻伯鸞。四年。東荊州蠻樊素等反。俱討平之。永寧初。東京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楊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從之。叔興。誕子也。三年。梁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遣兵擊走之。其後累遣將圍廣陵楚城。諸蠻並為前驅。自汝水以南。蠻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田氏。向氏者。陳落尤甚。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過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文畧定。伊纏聲教。南被諸蠻。畏服。武成初。文州蠻及冉令賢。向五子等叛。討平之。隋

置辰州。以處蠻。唐置錦州。溪州。巫州。叙州。皆其地也。唐季。蠻酋分據其地。自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襲父業。有湖南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錦蔣州歸馬氏。立銅柱為界。宋建隆四年。慕容延釗平湖湘。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刺史田洪贊等。列狀歸順。詔仍其官。父死。則以其子繼之。太平興國二年。梅山洞蠻首領率衆寇劫商人。詔遣使招諭。猶寇暴不止。乃發潭州兵擊平之。八年。溪錦叙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願比內郡民輸租稅。詔不許。自後首領入貢。不絕。每加賞賜。存恤之。最大者曰彭氏。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

上中下。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誓下州將承襲。都誓主率蠻酋合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人當立者。具州名移辰州。州為保證。申鈐轄司以聞。廼賜勅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聽自補置。彭氏自允。殊文勇。儒猛。相繼為下溪州刺史。天禧中。儒猛叛亡。辰州發兵捕之。執其子仕漢等歸京師。儒猛降授仕漢殿直。處之西京。後輒遁歸。天聖初。以狀白辰州。自言父老兄

亡。潛歸本道。願放還家屬。詔徙其家京師。舍以官第。未幾。儒猛言仕漢逃歸。引羣蠻為亂。遣別子仕端等殺人。朝廷嘉其忠。降詔獎諭。自咸平以來。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賜。蠻以為利。有罪則絕之。熙寧初。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刑趙鼎言。陝州洞酋。刻剝無度。蠻眾願內附。屬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北江諸蠻隸辰州。在黔之西南。阻五溪。漢黔中地。為羈縻州三十六。而下溪州為大彭氏世居之。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各有溪峒。本唐郡縣。五代失守。諸酋分據其

地。曰。叙。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博既經制。於是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創立城寨。使之比內地為王民。置沅誠二州。元祐初。傅堯俞等言。置二州以來。設官屯兵。費巨萬計。公私騷然。荆湖兩路為之空竭。乃廢誠州為渠陽軍。而沅州至今為郡。時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者。廣西張整融州溫嵩坐擅殺蠻人。皆寘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荆湖諸蠻。近漢者無

所統一。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創融州道路。侵逼洞穴。致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酋楊晟臺等。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創置堡寨。並廢。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崇寧以來。開邊拓土之議。復熾。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洞。蒙光明樂安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靖州西道楊再立辰州覃都管。罵等。各願納土輸貢賦。又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洞。宣和中。議者以為招致熟蕃。接武請吏。竭金帛。縉絮以啗其欲。捐高爵厚俸。以侈其心。開辟荒蕪。草創

城邑。張皇事勢。僥倖賞恩。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亡實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狼子野心。頑又莫革。建築之後。西南夷獠交寇。而溪洞之蠻。亦復跳梁。士卒死於干戈。官吏沒於王事。生民肝腦塗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莫若俾帥臣監司。條具建築以來。財用出入之數。商較利病。可省者省。可併者併。減戍兵。省漕運。而夷狄可撫。邊鄙可無患矣。乃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云。崇寧初。改誠州為靖州。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溪洞歸明官。應湖南邊郡。及二廣皆有之。自宗觀

以來。員數寔多。當時務要優卹。添差州郡。指使及酒稅之類。本不取其才任。及諸州措置隘寨。闕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而所管押者皆鄉民也。其歸明官生。長溪峒。初無愛民之意。亦不習朝廷法令。貪婪無厭。鞭笞摧辱。無所赴愬。議者欲令帥臣措置適宜。既不致歸明官失所。生怨。亦無使遠民受害。詔廣南荆湖。路帥臣措置以聞。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地界與溪峒蠻僮連接。以故省民與僮人交結往來。擅易田產。其間豪猾大姓。規免稅役。多以產寄僮人戶下。內虧國賦。外滋邊隙。省地與僮人相連。舊有界

至者。宜詔湖南帥臣。遣吏親詣其處。明立封堠。自今不許省民將田產典賣與徭人。及私以產業寄隱。若已前賣入徭戶。難以遽行改追。止令置籍。如徭人願退還省地田產者。縣以官錢代還之。仍委曲榜諭。從之。嘉泰三年。湖南安撫趙亮勵言。湖南九郡。皆與溪峒相接。其地闊遠。南接二廣。北連湖右。其人狼子野心。不能長保其無事。或因饑饉。或因讎怨。或因劫掠。或至殺傷州縣。稍失隄防。則不安巢穴。越界生事。為今日計。莫若先事選擇土豪。為徭人所信服者。為總首。以任彈壓之責。潛以馭之。凡細微爭鬪。止令總首

彈壓開諭。勸解自無浸淫之患。蓋總首者。語言嗜好。皆與之同。朝夕相接。婚姻相通。習知其利害。審察其情偽。而其力足以惠利之。每遇饑歲。則糴粟以賑其困乏。徭人莫不感悅而聽從其言。若先借補名目。使得藉此以榮其身。而見重於鄉曲。彼必自愛惜而盡忠於公家。如此。則徭民之衆。可坐以制之。然亦須五年彈壓。委有勞効。然後正補。以所借之官。所捐者虛名。所得者實利。安邊之策。莫急於此。詔令本路諸司相度條具。諸司言。趙亮勵所言。謂以蠻徭治蠻徭。其策莫良。宜詔本路監司遵守從之。嘉定初。柳州黑風

峒僮人羅世傳出掠省地。飛虎統制邊寧戰沒。遂為  
江西湖南之擾。明年。知隆興府趙希懌。知潭州史彌  
堅。同共招降之。二年。李元礪。羅孟二。又率衆犯江西。  
攻破龍泉縣。知隆興府王居安擒獲之。七年。臣僚言  
夫熟戶山僮峒丁。有田不許擅鬻。頃畝多寡。山畬闊  
狹。各有界至。任其耕種。但以丁名繫籍。每丁量納課  
米三斗。悉無其他科配。熟戶山僮峒丁。樂其有田之  
可耕。生界有警。極力為衛。蓋欲保守田業也。近年以  
來。生界僮獠。其沒省地。而州縣無以禁戢者。皆繇不  
能遵守良法。有以致之。夫溪峒之專條。山僮峒丁田

地。不許與省民交易。蓋慮其窮困而無所顧。籍不為  
我用。今州郡謾不加恩。山僮峒丁。有田者悉聽其與  
省民交易。但利牙契所得。而又省民得田輸稅。在版  
籍常賦之外。可以資郡帑。泛用。而山僮峒丁之米。掛  
籍自如。催督嚴峻。多不聊生。往往奔入生界。溪峒受  
顧以贍口腹。或為鄉導。或為徒伴。引惹生界。出沒省  
地。駸駸不已。為害甚大。宜明敕湖廣監司。行下諸郡。  
凡屬溪峒山僮峒丁田業。不得擅與省民交易。犯者  
以違制論。仍歸其田。庶山僮峒丁。有田可耕。不致妄  
生邊釁。實綏靖遠民之良策。從之。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僜本盤瓠之後。其地山溪  
高深。介於巴蜀湖廣間。綿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  
斑爛布褐。名為僜。而實不供征役。各自以遠近為  
伍。以木葉覆屋。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為糧。截竹  
筒而炊。暇則獵食山獸。以續食。嶺蹙險阨。負戴者  
悉着背上。繩繫於額。儻而趨。俗喜讎殺。猜忍輕死。  
又能忍饑行鬪。左腰長刀。右負大弩。手長鎗。上下  
山險若飛。兒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蹠。使頑木不  
仁。故能履棘茨根。枿而不傷。兒始生。秤之以鐵。如  
其重。漬之毒水。兒長大。煨其鋼。以製刀。終身用之。

試刀必斬牛。仰刃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即殊者  
良刀也。弩名偏架。弩隨跳躍。中以一足蹶張。背手  
傳矢。往往命中。鎗名掉鎗。長二丈餘。徒以護弩。不  
恃以取勝。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前。却  
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敵或冒刃  
逼之。鎗無所施。弩人釋弩。取口中刀奮擊。以救度  
險整其行列。退去必有伏弩。土軍弓手輩與之角  
技藝。爭地利。往往不能決勝也。歲首祭盤瓠。雜揉  
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群號為禮。十月朔日。各以  
聚落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携而舞。謂

之踏。僇意相得。則男咿嗚躍之。女群負所愛去。遂為夫婦。不由父母。其無配者。俟來歲再會。女三年無所向。父母或欲殺之。以其為人所棄云。樂有盧沙。鉦鼓。胡盧笙。竹笛之屬。其合樂時。衆音競闕。擊竹。箏以為節。團樂跳躍。叫咏以相之。歲暮群操樂入省地。州縣扣人門乞錢米酒炙。如儼然。僇之屬桂林者。興安。靈川。臨桂。義寧。古縣。諸邑。皆迫近山。僇最強者曰羅曼。僇。麻園。僇。其餘如黃沙。甲石。嶺。屯。褒江。贈脚。黃村。赤水。藍思巾。江竦。江定。花冷。石白。面黃。意大利。小平。灘頭。丹江。閃江。等僇。不可勝

數。山谷間稻田無幾。天少雨。種不收。無所得食。則四出犯省地。求斗升以免死。久乃玩狎。雖豐歲猶剽掠。沿邊省民與僇犬牙者。風聲氣習及筋力技藝略相當。或與通婚姻。結怨仇。往往為僇鄉道。而分鹵獲。僇既自識徑路。遂數數侵軼。邊民遂不能誰何。攻害田廬。剽穀粟牛畜。無歲無之。踉蹌篁竹。飄忽往來。州縣覺知。則已趕入巢穴。官軍不可入。但分屯路口。山多蹊。不可以徧防。加久成勞費。又僇人常以山貨沙板滑石之屬。竊與省民博鹽米。山田易旱乾。若一切閉截。無所得食。且冒死突

出為毒滋烈。沿邊省民因與交關。或侵負之。與締  
仇怨。則又私出相讎殺。余既得其所。以然。乾道九  
年。夏遣吏經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籍。其可用  
者七千餘人。分為五十團。立之長副。階級相制。毋  
得與僭通。為之器械教習。使可捍小寇。不待報官。  
僭犯一團。諸團鳴鼓應之。次告諭近僭。亦視省民  
相團結。毋得犯法。則通其博易之路。不然。絕之。彼  
見邊民已結。形格勢禁。不可輕犯。幸得通博買。有  
鹽米之利。皆驩然聽命。最後擇勇敢吏將。桑江歸  
順。五十二僭。頭首深入生徑。羅曼等洞尤狼戾。素

不賓化者。亦以近僭利害。諭之悉從。乃為置博易  
場二。一在義寧。一在融州之滎溪。天子誕節。首領  
得赴屬縣與犒宴。諸僭大悅。伍籍遂定。保鄣隱然。  
萬一遠僭弗率。必須先破近僭。近僭欲動。亦必須先  
勝邊團。始能越至城郭。然亦難矣。既數月。諸僭團  
長袁臺等數十人。詣經畧司謁謝。悉紫袍巾裹橫  
槌。犒以銀盃綵純鹽酒。勞遣之。又各以誓狀來。其  
略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持棒。女  
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者。上有太陽。下有地  
宿。其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猪。舉家滅絕。不得

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誅殺也。蠻語鄙陋。不欲沒其實。畧志于此。余承乏師事二年。諸保無一跡。及省地。遂具以條約上聞。詔許遵守行之。

### 廩君種

廩君種。不知何代。初巴氏。樊氏。暉音審氏。相氏。鄭氏。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郡巴山縣。其上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共立巴氏子務相。是為廩君。從夷水下至鹽陽。按今夷陵

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廩君於是君乎夷。

城。四姓皆臣之。巴梁間諸巴。皆是也。即巴漢之地。按

四姓之子。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并者。奉以為君。務相乃獨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約是為廩君。當以為君。餘姓悉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詰朝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居於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鬼化。人為祠。馬是皆恠誕。以此不取。以戰國時。秦惠王并巴

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其人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

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人戶出傢布八丈二尺。

雞羽三十銖。說文曰。傢布。南軍蠻夷布也。傢音公亞。反。毛詩四銖。既均。儀禮銖矢。一乘。鄭玄。

日鏃猶侯也。侯物而射之。漢興南郡太守靳強奏請

一依秦時故事。至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南郡奏澠山

蠻雷遷等始反叛。屠音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

種人七千餘口。至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漢之

郡今宛陵富水安陸齊安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

聖等。漢之巫縣今雲以郡收稅不均反叛。發荊州諸

郡兵。今江陵夷陵禮陽武陵討破之。復悉徙置江夏

靈帝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

康討破之。漢廬江即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

姓。賓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

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車

巴。魏武克漢中。李特之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

軍。遷于略陽北土。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羌獵將。

特少仕州縣。見異當時。雄武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氏

齊萬年反。關中擾亂。頻歲大饑。百姓流移。就食相與

入漢川者數萬。特隨流入蜀。聚巴西。勇壯為寇盜。

遂據梁益。傳其弟流子雄。僭即帝位。傳班期壽。勢六

世而亡。

板楯蠻

板楯蠻。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於蜀巴漢之境。傷害

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

閬中夷今閬中郡縣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

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戶一

免其一頃田之租。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筭之錢。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賧錢贖

死。何承天纂文曰賧蠻夷贖罪貨也賧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雙。

夷犯秦輸清酒一鐘。夷人安之。至漢高帝為漢王。發

夷人還三秦。今關中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

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口

錢四十。巴人呼賊為賓。謂之賓人焉。代號為板楯蠻。

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

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高帝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

舞也。遂代代服從。至後漢以後。郡守常率以征伐。靈

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叛。今通川瀘山南平涪陵

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

郡。即漢川諸郡。今漢中安陸靈帝乃問益州計吏。考

以征伐方畧。漢中計程苞對曰。板楯七姓。以射殺白

虎立功。先代復為羗人。其人勇猛善戰。昔安帝永初

中。羗人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羗死敗殆盡。故

號為神兵。至桓帝建和二年。羗復大入。實賴板楯連

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緄占本反亦倚板楯

以成其功。近益州郡縣亂。今漢川蜀郡縣地太守李顯之亦

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但長吏鄉亭

更賦至重。僕役繁楚。過於奴虜。闕庭悠遠。不能自聞。

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

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

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

及漢末。天下亂。自巴西之宕渠。今符陽郡遷於漢中。楊車

坂抄掠行旅。號為楊車巴。魏武克漢中。李特祖將五

百家歸之。魏武又遷於略陽北。復號之為巴互。略陽

水郡龍城縣蜀後主劉禪建興十一年。涪陵屬國人夷反。

今涪陵郡地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其沔中蠻至

晉時。劉石亂後。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宋時

荊州置南蠻校尉。今江陵郡巴東夷雍州置寧蠻校

尉以領之。今襄陽南陽郡地如蠻人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

其餘無事。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

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

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

也。文帝元嘉中。天門今澧陽郡地淩中。今宋矯之。徭賦過

重。蠻不堪命。蠻田向求等為寇。破淩中。虜掠百姓。及

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

平土多緣沔為居。道產亡後，蠻又反叛。孝武帝出為

雍州。時巴東今巴東建平今巴郡宜都今夷陵郡天門四郡蠻

為寇，諸郡人戶流散，百不存一。孝武即位後，大明中

西陽夷今陽平郡皆反叛。沈慶之率江雍荆河州諸軍討

破之。地江雍已具上荆河今廬江同安郡也明帝順帝

時尤甚，雖遣攻討，終不能禁。荆州為之虛弊。齊高帝

時，武陵西溪蠻田思飄，武帝永明初，黔陽蠻田豆渠

武陵黔陽皆今五溪中也湘川蠻陳雙李荅，並寇掠州郡，討平之

湘川今長沙衡陽也其後雍司州蠻今司縣義陽郡與後魏通，助荒

人桓天生，侵害齊境六年，除田駟路為試守，北遂安。

左郡太守田驢王為試守宜人，左郡太守田何代為

試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蠻帥，並漢沔間蠻也其左郡亦茲地焉郢

州今江夏漢陽郡地

後魏孝文太和，中襄陽蠻酋雷婆思率戶千餘內徙

求居太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全有沔北之地。武

當南陽溪東等郡蠻人安堵，不為寇賊。宣武帝景明初，大陽

蠻酋田育丘等共二萬八千戶，叛齊附魏，詔置四郡

十八縣。魯陽蠻今臨汝郡魯山縣也魯北鸞等聚眾萬餘，攻逼

潁陽，詔遣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斬級數千，徙萬餘

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六鎮今單于府馬邑郡界也所

在追討。比及於河。殺之皆盡。梁武帝遣兵沿沔破掠

諸蠻。又遣蔡令孫等三將步騎五千。侵南荆之西。沿

漢上下。今襄陽郡之東地破略諸蠻。後魏遣蠻帥桓叔

率蠻夏二萬餘人擊之。斬令孫等。俘虜二千餘人。其

後因六鎮秦今天水郡隴今沂陽郡所在反叛。荆今南陽

地今汝南郡郢今汝南郡蠻大擾動。斷三今南陽郡鵝路。今南陽郡至

於襄城今臨汝郡汝水。處處鈔劫。百姓多被其害。自後

魏與宋齊梁之時。淮汝江漢間諸蠻渠帥互有所屬

皆授封爵焉。及魏末。為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

陳落尤甚。太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

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西魏文

帝大統十一年。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

其唐州蠻田魯嘉示叛。唐州今淮安郡自號荆河州伯。遣王

雄討之。後周明帝時。蠻帥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反攻

陷白帝。今雲安郡武帝天和初。詔開府陸騰討斬之。蠻眾

大潰。斬首萬餘級。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為京

觀。後蠻蜚見者。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信州

舊理白帝。騰更於蜀先主故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

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今雲安郡並是

峽中要險。於是築城置坊。以為襟帶焉。按後漢史其



長真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從征遼東。煬帝授官遣還。又以其族人寧宣為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其地附蕭銑。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自是交愛諸州始通。長真死。子據襲刺史。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宋治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誘脅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納身。稅賦皆里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偽為生獠。劫邊民。官軍追捕。輒遯去。習以為常。密賂黠民。覘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遠近患之。熙寧三年。轉運

使孫固判官張詵使兵馬使馮儀葉簡杜安行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寨。平蕩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百石。絲綿一萬六千兩。以賓化寨為隆化縣。隸涪州。建榮懿扶歡兩寨。其外銅佛埧者隸渝州南州縣。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本討平之。建埧為南平軍。以渝州南州涪州隆化隸焉。元豐四年。有楊光震者。助官軍破乞弟。殺其黨阿訛。大觀二年。木攀首領趙秦播州夷族楊光榮各以地內屬。詔建溱

播二州後皆廢

東謝

東謝渠帥姓謝氏南蠻別種在黔中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字刻木為約巢居刀劍不離其身冠熊皮被猛獸革酋長名元深代襲其一族不育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唐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旄頭以金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滕而著履貞觀中開其地為應州隸黔州都督府

西趙

西趙蠻在東謝之南並南蠻別種其界東至夷子西

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深阻莫知里數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與東謝同趙氏代為酋長有萬餘戶自古不臣中國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朝州以首領趙唐為刺史

牂牁

牂牁渠帥姓謝氏舊臣中國代為本土牧守隋末大亂遂絕唐貞觀中其酋遣使脩職貢勝兵戰士數萬於是列其地為牂牁

唐黔中郡  
羈縻州

昆明蠻一曰昆彌以

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歊濕宜秔稻人辨首左衽與突厥同逐水草畜牧夏處高山

冬入深谷。尚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武德中。雋州治中吉偉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使朝貢。求內屬。發兵戍守。自是歲與牂牁使皆來。龍朔三年。矩州刺史謝法成。招慰北樓等七千戶內附。總章三年。置祿火湯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附。析其地為殷州。總州。敷州。以安輯之。殷州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敷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為刺史。昆明九百里。即牂牁國也。兵數出侵地數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牂牁故地。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內屬。會昌中。封其別帥為羅殿王。世襲爵。其後又封別帥為滇王。皆牂牁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無城郭。土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為契。盜者倍三而償。殺人者牛馬三十。俗與東謝同。首領亦姓謝氏。

### 兖州

兖州。牂牁別部。與牂牁隣境。勝兵二萬。唐黔中郡唐貞觀中。朝貢。列其地為兖州。開元中。牂牁首長元齊死。孫嘉藝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為首長。天寶中。其裔趙珍裔有戰功。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授珍裔黔

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終工部尚書。貞元元和以訖。開成朝。貢不絕。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南方曰蠻。亦曰西南蕃。今郡縣之外。羈縻州洞。雖故皆蠻地。猶近省。民供稅役。故不以蠻命之。過羈縻。則謂之化外。真蠻矣。區落連亘湖廣。接于西戎。種類殊詭。不可勝計。此等前世蓋嘗內附。建黔南帥府於融州以統之。今融帥已罷。一切化外也。融在徭洞之南。蕃蠻之東。蕃蠻時出。州縣城郭以蜜臘草香等貿易。每歲聖節。亦有出赴燕設者。其稱大小張。大小王。龍石騰。

謝等謂之西南蕃。地與獠犍接。人椎髻跣足。或着木履。衣青花班布。以射獵讎殺為事。持木牌標槍。木弩藥箭相鈔掠。而峩州以西。又有羅坐夜回計。利流求萬壽多嶺阿悞等蠻。謂之蠻酋。酋自謂太保。犬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與諸葛武侯制服也。西南蕃俗。大抵介別。男夫甚剛。妻女甚潔。夫婦異居。妻所居深巖。不見人。夫過其妻。掛劍於門而後入。或期於深山。不褻穢其居。謂否則鬼神禍之。此諸蠻皆未嘗為害。故其事亦不能詳知。又有漢蠻者。十年前大理

馬至橫山。此蠻亦附。以來衣服與中國畧同。能通華言。自云本諸葛武侯戍兵。聞其種人絕少。按三國志。初無留戍事。唐史有西屠夷。乃馬伏波兵留不去者。初止十戶。隋末至三百戶。皆姓馬。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境。疑漢蠻即此類。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稍有名稱者。羅殿自杞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詔。羅在融宜之西。邕之西北。唐會昌中。封其帥為羅殿王。世襲爵。歲以馬至橫山互市。亦有移至邕。稱守羅國王。羅呂。押馬者。稱西南謝蕃。知武州節度使。

都大照會羅殿國文字。按唐史。東謝蠻居黔州。西謝氏世酋長。部落尊畏之。然則謝蕃蓋羅殿之巨室。又知其地近牂牁。自杞本小蠻。尤兇狡嗜利。其賣馬於橫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嘗有所殺傷。邕管亦殺數蠻。以相當事。乃已。今其國王曰阿已。生三歲而立。其臣阿謝柄國。善撫其衆。諸蠻比多附之。至有精騎萬計。阿已年十七。阿謝乃歸國政。阿已猶舉國以聽之。諸蠻之至邕管賣馬者。風聲氣習。大抵略同。其人多深目長身黑而白牙。以錦纏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氎。珥刷牙金環約臂。背

長刀。腰弩箭箠。腋下佩皮篋。曾至腰駢。束麻索以  
便乘馬。取馬於群。但持長繩走前。擲馬首絡之。一  
投必中。刀長三尺甚利。出自大理者尤奇。性好潔。  
數人共飯一椀。中植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長共匕  
而食。探匕於水。抄飯一哺許。搏之。令圓淨。始加  
之匕上。躍以入口。蓋不欲汚匕。妨他人。每飯極少。  
飲酒亦止一杯。數嚙始能盡。蓋腰腹束於繩故也。  
食鹽礬胡椒。不食彘肉。食已必刷牙。故常皓然。甚  
惡穢氣。野次有如必坎而覆之。邕人每以此制其  
忿戾。投以穢器。輒躍馬驚走。

### 獠

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于  
邛笮川谷之間。所在皆有。北自漢中。西南及越。雋俗  
以來。皆有之。笮才各反。俗  
不辯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呼之。其丈  
夫稱阿暮。阿政。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  
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  
其家之口數。往往推一酋帥為主。亦不能遠相統攝。  
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黨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  
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殺害多仇怨。不敢遠行。性同  
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殺之。

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十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如猪狗而已。亡失兒女。一哭便止。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更稱良矣。惟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為紉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馬。鑄銅為器。大口寬

服。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蜀本無獠。晉李勢

時。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捷為梓潼。今

川之布在山谷。十餘萬落。攻破郡縣。為益州大患。自

桓温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

空。獠遂挾山傍谷。與人叅居。叅居者。頗輸租賦。在深

山者。乃為匪人。至梁武帝。梁益二州。今漢川蜀郡縣也歲歲

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為利。後魏宣武帝正始初。

將夏侯道遷。舉漢中附。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為梁

益二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嶮遠。乃

立巴州。在今清化郡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帥嚴始欣。為刺

史。又立隆城鎮。隆鎮所綰獠二十萬戶。所謂北獠也。歲輸租布。魏明帝孝昌初。據城叛。入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斬之。後梁州為梁氏所陷。今漢郡自此又屬梁矣。後周武帝平梁。遣奚武益尉。遲之。令所在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壓獠。馬復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為貨。公卿逮千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也。劔南諸獠。唐武

德貞觀間。數寇州縣者不一。巴州山獠王為馨。叛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又破餘黨。符陽白石二縣獠。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未幾。又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歲益州獠亦反。都督竇軌請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險。當拊以恩信。脅人以兵威。豈為人父母意邪。貞觀七年。東西玉洞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是歲巴洋集壁

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侯將軍上官懷仁破之。于壁州虜男女萬餘。明年遂平。十四年。羅竇諸獠叛。以廣州都督党仁弘為賓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男女七千餘人。太宗再伐高麗。為船劔南。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擾。相率叛。詔發隴右峽兵二萬。以茂州都督張士貴為雅州道行軍總管。與右衛將軍梁建方平之。高宗初。琰州獠叛。梓州都督謝萬歲。兗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之。萬歲法興入洞。招慰遇害。顯慶二年。羅竇生獠酋領多胡桑率衆內附。上元末。納州獠叛。寇故茂都掌二縣。殺吏

民焚解舍。詔黔州都督發兵擊之。大曆二年。桂州山獠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貞元中。加州綏山縣婆籠川生獠酋領甫枳兄弟誘生蠻為亂。剽居人。西川節度使韋臯斬獠。招其酋領勇于等出降。或請增柵東陵界以守軍。不從。曰。無戎而城。害所生也。獠亦自是不擾。境戎瀘間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踰數百里。俗喜叛。州縣撫視不至。必合黨數千人。持排而戰。奉酋帥為王。號曰婆能。出入前後植旗。大中末。昌瀘二州刺史貪沓。以弱繒及羊彊獠市米麥一斛。得直不及半。群獠訴曰。當為賊取死耳。刺史召二吏榜之曰。皆

爾屬為之。非吾過。獠相視大笑。遂叛。立酋長始艾為王。踰梓潼。所過焚剽。刺史劉成師誘降其黨。斬首領七十餘人。餘衆遁。至東川節度使柳仲郢諭降之。始艾稽首謝罪。仲郢賞遣之。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板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為活蟲。豕能蠕動者。皆取食。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列。郎火禱焉。乃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二月旱。自以不差。諸蕃歲賣馬於官。

道。其境必要取貨及鹽牛。否則梗馬路。官亦以鹽綵和謝之。其稍稍漸有名稱曰。上下者。則入蠻類。舊傳獠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棍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甚多。殆百餘種。唐房千里異物志言獠婦生子。即出夫憊卧。如乳婦不謹。則病。其妻乃無苦。唐志言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二十九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夜郎國

夜郎國為今夜郎播川捷漢時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

郎最大在蜀郡徼外東接交趾西隣滇國今雲南其

國隣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戰國時楚項襄

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有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

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

寡畜產又無蠶桑故最貧鈎町有桄榔木可以為麵

百姓資之

鈞音鉤。漢以爲縣屬。犍犍郡。

武帝時唐蒙上

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犍犍江出不

意此制南越奇兵也乃拜蒙爲郎中遂見夜郎侯蒙

厚賜諭以威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

有也乃且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今犍爲陽安仁

其地皆發巴五郡地已具上注蜀卒唐蜀郡今蜀郡濠陽

蜀郡亦曰理道自犍道指犍犍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

西夷邛笮可置郡今越嵩帝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

爲置一郡尉十餘縣屬蜀郡當是時巴蜀四郡漢中

巴郡今漢川也通西南夷道古餉數歲道

不通士罷餓離羶離音瘦死者甚衆夷又數反發兵

興擊耗費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言其

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爲害

通西南夷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

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

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也可數千里

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

令王然于閒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爲昆明

所閉昆明在西南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

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衆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之。遂平南夷。為牂牁郡。今涪川夜郎夜郎侯始倚南

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昭帝始元中。牂牁

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並音伴。談

皆為縣屬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兵擊牂牁大破

之。後姑繒葉榆人復反。鈞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

功。漢立亡波為鈞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

鈞町王禹漏卧侯俞。漏卧侯邑名。後漢牂牁更舉兵相攻。牂

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

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

蠻夷王侯。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

奕復守和解。選奕怯懦不前之意太守察動靜有變

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曠空也。一時三月言王侯

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

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言起狂勃之遠歲温暑。毒草

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賁育之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

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備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

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

司農先調穀積要害處。調發也。要害者在選任職太

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執者。即以為不毛

之地。亡用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即猶若也不毛宜

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反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為牂牁太守。至牂牁。廼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眾。皆釋兵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番禺郡江今南海郡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政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學成還鄉里教授。自是南域始有學焉。政官至荊州刺史。後漢史云

有女子浣於水。有節大竹流入。足間剖之。得一男兒。養之。及長。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中。置牂牁郡。夜郎侯王毋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遂殺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遂殺之。牂太守吳霸以間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按范曄所選乃引華陽國志又按漢書其夜郎侯降封王。不言殺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曄馬得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為侯。與班史全乖。角宜華陽國志為性詭也。大抵范曄著述多稱詭異。若無他書何以辯正。則因習纂錄不復刊革云。

唐置費瑒莊琰播郎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克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征戰。乃屯聚。刻木為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

死。疾病無醫藥。但擊銅砂羅以祀神。風俗與東謝蠻同。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來朝。孟知祥據蜀。復不通朝貢。宋乾德三年。平蜀。五年。知西南蕃南寧州蕃落使龍亮瑫等來貢。詔授以官。開寶二年。武才等一百四十人來貢。八年。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三百七十人來貢。馬百六十匹。丹砂千兩。太平興國五年。蕃王龍瓊瑯遣其子并諸州蠻七百四十七人。以方物名馬來貢。自是至景德朝貢不絕。太宗召見

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秔稻。以木弩射麋鹿充食。每三二百戶為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先進說與前書所記小異。故并叙之。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猴。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挿首為飾。太中祥符以後。頗為寇抄。轉運使寇瑊調兵擊之。夷人寧息。天聖以來。訖于元符。貢奉其首領。龍

氏於諸姓為最大。世世襲職貢奉尤頻。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異者恩賞而已。賜以袍帶等物。至刺其數於臂。故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閩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諸蕃部族數十。獨龍方張。石羅五姓最著。號五姓蠻。其後又有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故號西南七番云。

### 滇

滇者。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

靡莫西南

滇音

始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躡。

躡即莊王之苗裔居略反

將兵循

江上。畧巴黔以西。

巴國今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是其地也黔則黔中

躡至滇池方三百里。

在今雲南其地也黔則黔中深廣未更淺狹如倒流故曰滇

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

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以其衆王滇。變

服從其俗以長之。

楚威王使莊躡略巴黔以漢書皆云

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

歲秦滅之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

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也

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躡也若莊躡

自威王時將兵畧地屬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還凡

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謬誤城生因

習便書范曄所記詳考為正又按莊躡王滇後十五年

年頃襄王卒考烈王立二十年秦亡斯又未之詳也

芻躡之五年滇而楚滅十五年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

至武

帝時滇王有衆數萬人。元封二年發巴蜀兵臨滇。

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今雲南郡賜滇

王王印長復其人。武帝割牂牁越雋各數縣配之。西

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

焉。後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為侯。蠻夷盡反。莽

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取足於人以

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更遣寧

始將軍廉丹。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蜀犍為吏人

十萬。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不能剋。而還。公孫述

據益土。文齊為大守。亦固守拒述。後漢初遣使朝謁

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葉榆楛棟連然滇

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漢姑復縣屬越雋郡

也。並在今越雋郡地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人

及朱提夷擊之。尚軍遂渡瀘水入益州郡界。瀘水一

族。牛徽外經朱提至越雋道入群夷聞大兵至皆棄壘

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斬棟蠶帥凡首虜萬餘人。諸

夷悉平。至蜀後主建興二年。諸葛孔明率衆南征。四

郡平之。改益州郡為建寧。分建寧永昌今雲南為雲

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亮至南中所戰皆捷

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

曰。不知虛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

而亮猶遣獲獲止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  
至滇也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  
若留外人即留兵兵留即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  
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  
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豐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  
不易也今欲使汝不留兵不運糧而網紀遂定夷漢  
故相爾安

### 邛都

邛都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今越雋郡本其地

自夜郎滇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知耕田其

外西曰桐師以東北至葉榆葉榆澤名名為雋昆明雋即今越

雋郡昆明在西南諸蠻所居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

無常武帝開以為邛都縣屬越雋郡無幾而地陷為

汗澤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其人後復反叛元

鼎六年漢兵自越雋水伐平之雋水源出今越雋郡西南雋山下其

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遊蕩而喜謳歌畧與犍牂相

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牧根牧根太調

邛人長貴以為軍侯更始三年長貴攻殺牧根自立

為邛穀王至光武因就封之授越雋太守印綬後劉

尚擊益州夷路由越雋長貴聞之即聚兵欲襲尚尚

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安帝時永昌益州蜀

郡夷並今雲南皆叛衆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益州刺

史張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葉榆破之渠帥三十

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笮都

笮都者。漢時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徙漢為

郡笮都最大。武帝開以為笮都縣。其人被髮左衽。言

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汶山夷在蜀郡西

化元鼎六年。以為允黎郡。源今洪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

西部。置兩部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

人。旄牛青衣並西蜀郡之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慷

慨有大畧。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不

至。正朔所不加。狼槃木唐菽等。菽阻留反百有餘國。戶百

三十餘萬。舉種奉貢。稱為臣僕。和帝永光十二年。旄

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增等。遂率種十七萬戶

口內屬。安帝永和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汙澼

種反叛。攻蠶陸城。翼郡地在蜀郡之西。汙澼呼五反。殺長吏。二年。

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令姓田名也。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

萬口。舉土內屬。後旄牛夷叛。攻零關。零關道屬漢郡。益

州刺史張喬與西部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

都尉。領縣四。如太守

冉駹

冉駝。漢時自笮以北。君長十數。冉駝最大。其俗土著。

或隨畜遷徙。在蜀西。武帝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蜀今

郡西北通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

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羗九互。各有

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土氣多寒。雖在盛夏。冰猶不

釋。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彼

土夷人呼為彫。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

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犗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

犗徒冬反毼音冒。出名馬。有羶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麋

有有胎者。其腸中有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其西

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地。北盧水胡。其表乃為

徼外。後漢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蜀後主

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 附國

附國。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夷

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自相率領。不能統一。

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其人並無姓氏。其地南北

八百里。東西四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

好復讎。故疊石為礫。而居以避其患。其礫與巢字同。高至

十餘丈。下至五六丈。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

上通夜必關閉。有二萬餘家。弓長六尺。以竹為弦。妻其群母。及媵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於高床上。沐浴衣服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戴羃羅衣。多毛毳裘。毳胡割反全剥牛脚皮為靴。項繫鐵釧。王與酋師金飾首。胷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宜小麥。青斜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鱗細。煬帝大業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

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党項及諸羗。按其地接汶山故為附焉

### 哀牢

哀牢。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男子。後沉木化為龍。出水。因舐其男之背。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曰九隆。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背著尾。九隆代代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

嘗交通中國。光武建武中。其王賢栗等。遂率眾人戶二千七百。詣越雋太守鄭鳴降。求內屬。帝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明帝永平中。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四。界去洛陽七千里。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今雲南越雋之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後漢六縣謂不韋雋唐北蘇葉榆耶合為永昌郡。即今雲南龍雲南並今雲南越雋之西始通博南山。渡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行高三十里越之得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哀牢人皆穿鼻僂耳。僂丁甘反其渠帥自謂王者。

耳皆下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染絲文繡。蘭

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獮言絀也。織成文章綾錦。有梧桐木華。

績以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剝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毳澆績。緝以為布。幅廣五

尺。潔白不受垢汗。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

去二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博物志曰光珠則江

珠。琥珀。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豹

獸。山海經云猩猩知人名。據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

言笑。淮南萬畢術曰。婦終武平郡封奚縣。有獸名

猩猩。後魏鄴元注水經云。武平郡封奚縣。有獸名

酸楚。太原王綱著傳云。阮研曾使封奚。見邑人說。不

物。等知人。設張取之。此獸甚靈。先知其人。祖父姓名。

而罵曰奴欲殺我捨爾去也既去復還因相呼曰試  
共嘗酒及飯乃甘其味遠乎醉借擒之無遺逸遂置  
檻中隨其所欲飼之將亨索其肥者乃自推擇泣而  
漬之又禮記曰猩猩能言廣志云猩猩唯聞其啼不  
聞武平間即今安南郡並封畧之內古謂其靈而智  
不因人教而解人語殊為珍異秦漢以降天下一家  
即嶺南獻能言鳥及馴象西域獻汗血馬皆載之史  
傳以爲奇物復廣異聞聲教遠如越裳白雉之類  
故彰示後代則猩猩不劣於鳥象何為獨無獻乎獲  
之以充口實則致之固難也王莽置漢孺子於西壁  
中禁人與語及長不能名六畜猩猩若非靈異目解  
人語即須因教方成又不可容易而為庖膳也是知  
諸家所說不加考覈遽相祖述耳佑以為廣志九足  
徵矣血染朱罽偏問胡商  
元無此事故詳而疏之  
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潔

行夷人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

一斛為常賦夷俗安之唐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

楸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武

太后神功二年閏十月蜀州刺史張東之上表曰姚

州者古哀牢之舊國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

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

永昌郡以統理之稅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

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

月度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

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

珍奇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夷蠻肝  
腦塗地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

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蓋漢得其利。人且怨歌。今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鎮守。臣竊以亮之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置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術。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剝。貪婪劫掠。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遂成朋黨。提挈子弟。嘯引凶愚。今見散亡。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群蠻所殺。又使將軍李義總往征。郎將劉惠在戰陣死。其州遂廢。即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遂驗垂拱四年。南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川。及置州後。錄事叅軍李稜為蠻所殺。延載年中。司馬成琛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伏乞省罷姚州。使隸雋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國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南詔

南詔。或曰。鶴柘。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

烏蠻別種。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詔。號六詔曰。蒙雋詔。越析詔。浪穹詔。遐睽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曰。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佗。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官之大者曰清平。官以決國事。猶唐宰相也。爽猶省也。督爽總三省也。百家有總俗。千家有治人。官萬家有都督。一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三十雙。以是

為差。壯者為戰卒。有馬為騎軍。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其外有六節度。二都督。十賧。夷語賧若州云。初群山之西多瘴。歛地平草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墮。大和祈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有井產鹽。有野桑生石上。其材可為弓。不筋漆而利。長川諸山有金。越睽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婦人不粉黛。以蘇澤髮。俗以寅為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少差。師行以二千五百人為一營。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犁田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

歲輸米二斗。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龍以來有譜次可攷。舍龍生細奴邏。唐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其孫炎閣。武后時入朝。炎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成閣。遂不改。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大和以處閣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疆。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制可。歸義已并群蠻。遂破吐蕃寢

驕大。入朝。天子亦為加禮。又以破瀾蠻功。馳遣中人冊為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七載。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為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玄帝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下忿少方畧。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

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雋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閻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擄得自新。旦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閻羅鳳歛戰。皆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為弟。夷鍾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叛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被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劔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宓敗于太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閻羅鳳因之。

取雋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梟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豬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作檻舍居。男少女多。無田。農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楛梧。大曆十四年。閻羅鳳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母李獨錦蠻女也。獨錦蠻亦為烏蠻種。秦葳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為蹄州刺史。世與南詔婚媾。異

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一趨茂州。踰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埧。一侵黎雅。叩邛邽關。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東兵合。大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衆。顛踣崖峭。且十萬。異牟尋懼。徙首咩城。築寨十五里。吐蕃封為日東王。然吐蕃責賦數。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唐人鄭回為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

利莫大於此。異牟尋善之。會節度使韋臯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臯。貞元九年。乃遣使者趣成都。遺臯書。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劔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為邊患。德宗嘉之。賜以詔書。異牟尋乃殺吐蕃使。迎唐使。遣其臣隨使入朝。初。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三千人行。即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使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

有加。遣使冊異牟尋為南詔王。異牟尋迎使拜詔甚恭。尋遣清平官入謝貢方物。復攻吐蕃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茫蠻。掠弄棟蠻。漠裳蠻。以實雲南東北。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帝許出兵助。又請以大臣子弟為質於臯。舍之成都令就學。且言昆明。雋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為虜所脅。反為我患。請臯圖之。時唐兵比歲屯京西朔方大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兵不悉集。是夏吐蕃飢疫。贊普死。新君立。臯揣虜未敢動。勸異牟尋緩舉。會

吐蕃大臣謀襲南詔。臯乃命部將屯黎雋二州為援。既而吐蕃五萬分二軍攻雲南。一軍攻雋州。臯將扶忠義取末恭城。俘係牛羊千計。吐蕃將馬定德監軍野多輸煎等俱來降。虜氣衰軍不振。無功而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掎角。亦不敢圖南詔。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元和三年。異牟尋死。遣使弔祭。子尋閣勸立。或謂夢湊自稱驃信夷女君也。改賜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為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詔少府少監李銑為冊立弔祭使。勸利德嵯巔賜氏蒙。封大容。

蠻謂兄為容。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趨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冊。豐祐遣洪成首。趙龍些。楊定竒入謝。天子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也。嗟巔乃悉衆掩邛成。雋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嗟巔。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明年上表請罪。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

昌間。再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畧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法苴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棕。自西川入朝。表無內蠻。儻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坦綽酋龍立。恚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為蠻所攻。棄州走。明年攻邕。管詔湖南觀察使蔡襲發諸道兵二萬屯

守。南詔憚畏不敢出。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襲功。奏罷其兵。南詔乃攻交州。進畧安南。陷之。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畧使高駢為安南都護。南詔稍逼邕州。乃大興諸道兵益戍。又分兵屯容。藤。拔蠻勢。置行交州於海門。五年。南詔回掠雋州。以揺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率屬蠻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盡殺戍卒。時安南久屯。兩河銳士瘴毒死者十七。高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遂攻交州。戰數勝。士酣鬪。斬首三萬級。安南平。十年。酋龍復入寇。陷嘉州。黎州。進攻成都。次眉州。蠻本無

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虻結蠅營。怛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閭里皆滿。蠻傳外郛。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將出兵。三面苦戰。蠻引却。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俊以兵應接。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王師燒其攻具。蠻大敗。乃引去。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己者皆斬。兵出無寧歲。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十四年復寇蜀。攻大渡河。陷黎州。入邛州。成都大震。城中固守。蠻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俄攻黎州。僖宗乾符元年。劫掠雋雅。間破黎州。入邛。味關。掠成都。閉三日乃去。詔以高駢領

西川節度使駢至。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崃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酋龍使奉書丐和。駢荅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國。酋龍不肯拜。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二十八人朝。乞盟請為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蕃尚延心。嗚末魯。耨月等為間。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為平夷軍。南詔氣奪。酋

龍恚發疽死。偽謚景莊皇帝。子法嗣。改元貞明。承智大同。自號大封人。法年少好畋獵。酣逸。衣絳紫錦罽。鏤金帶。國事頗決。大臣乾符四年。遣陀西段。瑳寶詣邕州節度使辛讜。請脩好。詔使者荅報。未幾。寇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畔逆。乃因浮屠誘致。入議和親。垂笑後世。駢職上將。謀乖謬。不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從荆南。持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爭不決。皆罷。帝手詔問崔安潛和親事。荅曰。雲南姚州。譬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妄謂

朝廷畏怯無能。脫有他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屬。不可下小蠻夷。南詔知蜀強。故襲安南陷之。都護曾克奔邕。府戍兵潰。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駢。入譎說帝曰。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中藏空虛。士死瘡癘。可為痛心。今朝廷財匱兵少。安南客戍單寡。鈔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遣使許婚。使還具言。驃信誠款。

以為敬瑄功。進其官。南詔遣其宰相趙隆眉。楊竒。混。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言三人南詔腹心。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亦衰。法死。偽謚聖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遣使款黎州脩好。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復通。後唐同光三年。既平蜀。魏王繼岌奏。齎書招諭南詔蠻。天成元年。供奉官李彥楷等。雲南使回。雋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將軍李卑晚。差大鬼主。傳能。阿花等來朝貢。明宗引見。加其官。遣還。二年。七月。遣使入蠻。九月。西川奏。據黎州狀。申雲南使趙和。於大

渡河南起舍一間。留信物十五籠。并雜詩一卷。迺至闕下。宋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乃棄越雋諸郡。以大渡河為界。使欲為寇。則不能。為臣。則不得。橫山有寨。宜管。以西虎頭關九十里。險甚。所在把握。峒丁結聚。道路荒僻。大理益不通於中國。皇祐中。儂智高敗奔大理。其國捕之。以聞。熙寧九年。遣使貢方物。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政和三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南詔大理慕義懷來。願為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置局於賓州。六年。遣進奉使李紫琮等過鼎州。請詣學瞻拜宣聖像。許之。遂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閱讀御製。舉笏叩首。七年。至京師。貢馬及麝香等。制以其王段和譽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高宗紹興三年。廣西奏大理國欲進奉。及賣馬事。上曰。令買馬進奉。可勿許。彼之進奉。實利賈販。但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六年。廣西經畧司奏大理人使進奉。表章國信。及象馬。約五月至橫山。詔所進方物。除不受外。餘驛付行在。仍計價優與。回賜章表等。迺進。降勅書回答。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大理。南詔國也。本唐小

夷蒙會詔在諸部最強。故號南詔。自皮邏諾併五詔為一。受冊封雲南王。至異牟尋封南詔王。至酋龍而稱驃信。改元。自稱大禮國。今其與中國接。乃稱大理國。與唐史禮理字異。未詳所始。大理地廣人庶。器械精良。前志載之詳矣。邕州右江水與大理大槃水通。大槃在大理之威楚府。而特磨道又與其善闡府者相接。自邕州道諸蠻獠至大理。不過四五十程。產良馬。可與橫山通。北梗自杞。南梗特磨。久不得至。語在大理馬條下。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人李觀音。得董六斤黑張般若師等。率以

三字為名。凡二十三人。至橫山議市。馬出一文書。字畫畧有法。犬畧所湏。文選五臣註。五經廣注。春秋後語。三史加註。都大本草。廣註。五藏論。大般若十六會序。及初學記。張孟押韻。切韻。玉篇集聖曆百家書之類。及湏浮量鋼器并梳。疑即饒州浮梁磁器書梁作量琉璃椀壺。及紫檀。沉香。水。甘草。石決明。井泉石。蜜陀僧。香蛤。海蛤等藥。稱利正二年十二月。其後云。古人有云。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己之人。幸逢相謁。言音未同。情慮相契。吾聞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

會者。豈不習夫子之言哉。續繼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之語。其人皆有禮儀。擊誦佛書。碧紙金銀字相間。邕人得其大悲經。稱為坦綽。趙般若宗祈禳目疾而書。坦綽酋望清平官。皆其官名也。邕守犒來者。厚以遣歸。然南詔地極西南。當為西戎。尤邇蜀都。非桂帥所當鎮撫。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二十九終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驃國

唐正元十八年春正月。南詔使來朝。驃國王始遣其弟悉利移來朝。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朱闍婆人。謂之徒里拙。古未嘗通中國。魏晉間有著西南異方志及南中八郡者。云永昌古哀牢國也。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驃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然無見史傳者。今其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乃因南詔重譯遣子朝貢。東北拒南詔。咩直城六千八百里。凡去上都

萬四千里。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里餘。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往來通聘者。迦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羅君潛等二百九十八部落。東鄰真蠟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滇海。北通南詔。此樂城界。其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國相名摩訶斯那。其王近適則。輿以金繩牀。遠適則乘象。嬪御甚衆。侍御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甄甃。周一百六十里。塿岸亦構以甄。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幄以丹彩。地以紫鑛。覆以錦罽。其俗好生惡殺。其土宜菽粟稻粱。無麻麥。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本束之。伏犯者撻其背。數止五。輕者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住。桑門至二十五。悟佛理。乃復為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氎。與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蠶為傷生也。獻其國樂凡二十二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二十一年四月。封彌臣國嗣王道勿禮為彌臣國王。焉咸通三年二月。遣使貢方物。

### 西原蠻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為豪。

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唐天寶初。黃氏強。與韋氏儂氏胥齒為寇害。據十餘州。韋氏周氏恥不肯附。黃氏攻之。逐于海濱。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真崇鬱。與陸州。武陽。朱蘭。洞蠻皆叛。推武承斐。韋敬簡為師。僭號中越王。廖殷為桂南王。莫淳為柘南王。相支為南越王。梁奉為鎮南王。羅誠為戎成王。莫潯為南海王。合衆二十萬。縣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曉諸首領。賜詔書赦其罪。約降。於是西原。環右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

解。宋原。五百餘人。請出兵討承斐等。歲中戰二百。斬黃乾曜。真崇鬱。廖殷。莫淳。梁奉。羅誠。莫潯。七人。承斐等以餘衆面縛詣桂州。降。盡釋其縛。差賜布帛縱之。其種落張侯。夏永。與夷獠梁崇。牽覃。問。及西原酋長。吳功。曹。復。合。兵。內。寇。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桂。管。經。畧。使。邢。濟。擊。平。之。執。吳。功。曹。等。餘。衆。復。圍。道。州。刺。史。元。結。固。守。不。能。下。進。攻。永。州。陷。邵。州。留。數。日。而。去。湖。南。團。練。使。辛。京。果。遣。將。王。國。良。戍。武。崗。嫉。京。果。貪。暴。亦。叛。有。衆。千。人。侵。掠。州。縣。發。使。招。之。且。服。且。叛。建。中。元。年。城。淑。州。以。斷。西。原。國。良。乃。降。貞。元。十。年。黃。洞。首

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圍經畧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俄陷欽橫潯貴四州。少卿子昌沔趨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州刺史楊旻為容管招討經畧使。引帥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悉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欵。拜歸順州刺史。弟少高為有州刺史。未幾復叛。又有黃少度黃昌瓘二部。陷賓蠻二州。據之。十一年。攻欽橫二州。邕管經畧使韋悅破走之。取賓蠻二州。是歲復屠巖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輕其軍弱。首請發兵盡誅叛者。徼幸有功。憲宗許

之。行立兵出擊彌。更三歲。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為解。自是邕容兩道沒傷疾疫死者十八以上。調費闕亡。繇行立陽旻二人。當時莫不咎之。及安南兵亂。殺都護李象古。擢唐州刺史桂仲武為都護。逗留不敢進。貶安州刺史。以行立代之。尋召還卒。長慶初。以容管經畧使留後嚴公素為經畧使。上表請討黃氏。兵部侍郎韓愈建言曰。南討損傷嶺南人。希賊之所處。洞壘荒僻。假如盡殺其人。得其地。在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未有虧損朝廷。願因改元大慶。普赦其罪。遣官以天子恩意宣

諭必能聽命。乃選材用威信者。處以經畧。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不納。後黃賊更攻邕州。陷左江鎮。攻欽州。陷千金鎮。明年又寇欽州。是歲黃昌玠遣其黨陳少奇二十人歸欵請降。敬宗納之。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畧使至。遣一人詣治所。稍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大和中。經畧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黨。諸蠻畏服。有違命者。必嚴罰之。十八州歲輸貢賦。道路清平。其後儂洞最強。結南詔為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邕管節度使辛謹以從事徐雲

虔使南詔結和。齎美貨啖二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歡。金勒聽命。宋時儂氏世為廣源州首領。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自交趾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羈縻。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怒。舉兵虜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婦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儂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虜。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邪。因冒儂姓。

與其母奔雷火峒。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趾復拔儂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回峒及思浪州附益之。居四年。內怨交趾。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皇祐五年。寇邕州。明年交趾發兵討之。不克。廣西轉運使蕭固遣邕州指使开贊往刺候。而贊擅發兵攻智高。為所執。因問中國虛實。贊為陳大畧。說智高內屬。乃遣贊還。奉表請歲貢方物。未聽。又以馴象金銀來獻。朝廷以其後屬交趾。拒之後。復齎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不報。智高

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為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詔言峒中飢。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反。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詔其眾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焚。無以為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兵死。四年四月。率眾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寨。遂破邕州。執知州陳珙等。害之。智高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時天下久安。嶺南州縣無備。一旦兵起。倉卒。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向得志。相繼破橫貴龔潯藤梧封端康九州。所

至焚府庫。殺官吏。進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解去。又破昭賓二州。復據邕州。陳曉等兵敗。朝廷命狄青為宣撫使。督諸軍進兵。絕崑崙關。智高悉眾拒戰。大敗。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踐一方。吏民不勝其毒。朝廷為下赦。令拊瘡。智高既敗。其母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眾三千餘人。復欲入寇。安撫使余靖督部史發峒兵入特磨。掩襲之。獲阿儂及智高弟智光等。檻送京師。棄市。智高不知所終。儂氏又有宗旦者。知火峒。稍桀黠。嘉祐二年。嘗入寇。知桂州蕭固招之內屬。補以官。

七年。宗旦父子請以所屬城峒永為王民。詔各還一官。賜賚有差。是歲儂夏卿儂亮亦自特磨來歸。皆其族也。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儂智高反。朝廷討平之。因其疆域。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洞。凡五十餘所。推其長雄者首領。籍其民為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其酋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於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寨官民官也。知寨主簿各一員。掌諸洞財賦。左江屯永平太平。

右江屯橫山。掌諸洞煙火民丁。以官兵盡護之。大抵人物獷悍。風俗荒恠。不可盡以中國教法繩治。姑羈縻之而已。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皆命於安撫。若監司給文帖。朱記其次。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官典。各命於其州。每村團又推一人為長。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猶言百姓也。洞丁有爭。各訟諸酋。酋不能決。若酋自爭。則訟諸寨。或提舉。又不能決。訟諸邕管。次至帥司而止。皇祐以前。知州補授。不過都知兵馬使。僅比徽校。智高之亂。洞人立功。始有補班行者。諸洞知州。不敢坐其

上。視朝廷爵命。尚知尊敬。元豐以後。漸任中州官。近歲洞酋。多寄籍內地。納粟補授。無非大小使臣。或敢詣闕陳獻利害。至借補閣職。與帥守侂禮。其為招馬官者。尤與州縣相狎。子弟有入邕州應舉者。招致游士。多設耳目。州縣文移。未下已先知之。輿騎居室服用。皆擬公侯。如安平州之李棧。田州之黃諧。皆有強兵矣。民田計口給民。不得典賣。惟自開荒者由已。謂之祖業口分田。知州別得養印田。猶圭田也。權州以下無印記者。得蔭免田。既各服屬其民。又以攻剽山獠。及博買嫁娶。所得生口。

男女相配。給田使耕。教以武伎。世世隸屬。謂之家奴。亦曰家丁。強壯可教。勒者謂之田子甲。亦曰馬前牌。皆青布巾。跣足。總謂之洞丁。舊一州多不過五六百人。今有以千計者。元豐中。嘗籍其數十餘萬。老弱不與。此籍久不脩矣。洞丁往往勁捷能辛苦。穿皮履。上下山不頓。其械器有桶子甲。長槍。手標。偏刀。透鐔。牌山弩。竹箭。梳榔箭之屬。其相讎殺。彼此布陣。各張兩翼。以相包裹。人多翼長者勝。無他奇。民居苦茅為兩重棚。謂之麻欄。上以自處。下蓄牛豕。棚上編竹為棧。但有一牛皮為裯席。牛豕

之穢。升聞棧。罽習慣之。亦以其地多虎狼。不爾。則人畜俱不安。深廣民居亦多如此。洞人生理尤苟簡。冬編鵝毛木綿。夏緝蕉竹麻紵為衣。搏飯掬水以食。家具歲土窖以備寇掠。土產生金銀銅鉛綠丹砂翠羽。洞綵練布。茴香草果。諸藥。各逐其利。不困乏。今黃姓尚多。而儂姓絕少。蓋智高亂後。儂氏善良。許從國姓。故今多姓趙氏。舉洞純一姓者。婚姻自若。酋豪或聚數妻。皆曰媚娘。洞官之家。婚嫁以簾豪汰侈相高。娉送禮儀多至千擔。少亦半之。婿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屋百餘間與居。謂

之入寮。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至寮。女婢妾百餘。壻僮僕至數百。成禮之夕。兩家各盛兵為備。小有言則兵刃相接。成婚後。壻常抽刃。妻之婢妾。迂意即手殺之。自入寮。能多殺婢。則妻黨畏之。否則謂之懦。半年而後歸夫家。人遠出而歸者。止於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迂脫歸人帖身衣。貯之籃。以前導還家。言為行人收魂歸也。親始死。被髮持斝。墜慟哭水濱。擲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隣里以為不孝。此州縣雖曰羈縻。然皆耕作省地。歲輸稅米於官。始時國家規模宏遠。以民

官治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洞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維。有臂指之勢。洞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皂白布袍。類里正。戶長叅寨官。皆橫挺。自稱某州防遏盜賊。大抵見知寨。如里正之於長官。奉提舉如卒伍之於主將。視邕管如朝廷。望經畧帥府。則如神明。號令風靡。保鄣隱然。比年不然。諸洞不供租賦。故無糧以養提舉之兵。提舉兵力單弱。故威令不行。寨官非惟墮不舉職。且日走洞官之門。握手為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關通賄。其間有自愛稍欲振舉。諸洞必共汙染之。

使以罪去。甚則醜焉。原其始。皆邊吏冒法徇利。致然。此弊固未易悉數也。故事。安撫經畧使。初開幕府。頒鹽綵徧犒首領。以公文下教。謂之委曲。大畧使固守邊界。存卹壯丁。云邕州守臣舊不輕付。屯卒將五千人。京師遣入作司。大兵城邊。備甚飭。比來邕州經費匱闕。觸事廢弛。但存羸卒數百人。城壁器械頽壞不脩。安撫都監司事體脆弱。州洞桀黠無所忌。至掠省民客旅。縛賣於交趾。諸蠻又招收省民不逞。及配隸亡命者。以益田子甲。反隱然平視。安撫都監司。此非特久計。慶曆廣源之變。為

### 鑒豈遠哉

#### 焦僥國

焦僥國。後漢時通焉。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僥貢獻。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僥種夷陸賴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

#### 檀國

檀音檀國。後漢時通焉。和帝永元中。其國王雍由調遣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安帝永寧初。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

善跳九數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禪國西南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

### 兩爨蠻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輓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宋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

遣使朝貢。命韋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池而還。震翫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為奴。唐高祖即位。以其子弘遠為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綸遣俞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青蛉棟為縣。爨蠻之西。有徙莫祗蠻儉望蠻。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為傍望。覽丘求五州。隸郎州都督府。白水蠻地。與青蛉弄棟接。郎州亦隸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其衆完富。與蜀將無酋長。喜相讎怨。永徽

初大勃弄楊承顛私署將帥寇麻州都督任懷玉招之不聽高宗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為郎州道行軍總管與懷玉討之至羅侔侯山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都于以衆塞菁口孝祖大破之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為鬼主每歲戶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復仇云孝祖屢破降諸部西南夷遂定玄宗時諸蠻互相並起攻稍離弱貞元中置都督府于峯州領羈縻州十八烏蠻與南詔世婚姻其種分七部落土多牛馬無布帛衣皮俗尚巫鬼無拜跪之節其語四譯乃通中國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

則置于鬼主勿鄧部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又有東欽蠻粟蠻雷蠻爨蠻散處黎雋戎數州之鄙隸勿鄧其南七十里有兩林部落其南有豐邕部落兩林地雖陝而諸部推為長號都鬼主勿鄧豐邕兩林皆謂之東蠻天寶中皆受封爵及南詔陷雋州遂羈屬吐蕃貞元中復通款以數為吐蕃攻獵乃遺章臯書乞兵攻吐蕃臯遣兵大破吐蕃於北谷獲其鎧仗牛馬詔封其鬼主苴那時等皆為郡王給印章袍帶歲給其部鹽綵後唐天成中山後兩林蠻遣其大鬼主來貢宋開寶二年兩林蠻王子及印部川蠻都鬼主入

貢。詔嘉納之。賜以器幣。由黎州南行七百里至其地。又一程至雋州。今廢。空城中但有浮圖一。又二程至建昌城。又十七程至雲南。三年七月。又朝貢。八年。又入貢。太平興國初。遣使貢名馬方物。乞頒正朔。詔加其官優獎之。淳化元年。黎州蠻乞互市。詔增給其直。自是訖真宗朝。入貢不絕。每優詔加官厚賜。遣之。天聖八年。十月。邛部川蠻王黎在。遣使入貢。時占城龜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晏殊因請黎六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明道元年。黎在請三歲一貢。詔諭道路遐遠。許五年一至。邛部於諸

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亡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利。熙寧三年。首領苴剋遣使來賀。登極。自稱大渡河南。邛部山前山後百蠻都首。賜勅書器幣。襲衣銀帶。苴剋死。詔以其子韋則襲封。懷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川都鬼主。乾道九年。詔以崖韞承襲。兄蒙備。金紫光祿大夫。懷化校尉。都鬼主如故。從西川宣撫司請也。淳熙元年。吐蕃種落侵犯邊境。崖韞率衆掩殺。詔令四川宣撫司具功狀聞奏。二年。制置使范成大。奏兩林蠻王第籠畏首領崖來等。攻邛部川之襲。甕城不克。虜掠而去。崖韞遣人追逐。已下黎州隄防。

之。七年。樞密院編脩官李嘉謀言。黎州邊面。近則有  
曰。邛部川。曰。河南蠻。曰。女兒城蠻。曰。青差。口吐蕃。曰。  
五部落。遠則大小雲南州之三邊。大抵諸蕃環列。今  
以馬故。日至太守之庭。彼既狎玩。始有內侮之心。自  
今宜令通判專任市馬。太守專任邊事。詔市馬令通  
判專任。外。餘守臣措置。八年。崖韞死。其姪墨崖承襲。  
依例授官。詔自今黎民屯戍。土軍禁軍。並聽黎州守  
臣節制。其西兵遇有邊事。亦聽守臣節制。從編修官  
李嘉謀之言也。寧宗嘉定九年。邛部川為雲南所逼。  
折歸雲南。初。邛部鬼主部庫。與其親族崖。則內自攻。  
崖則結兩林蠻為援。部庫聞之懼。求救雲南。喜其附  
已。遂起兵攻兩林蠻滅之。蠻族素忠順。自國初以來。  
蔽遮雲南之路。故雲南與中國絕。及是黎州失蕃籬  
之蔽矣。自黔恭以西。至涪瀘嘉叙。自階文折而東南。  
至威茂黎雅。被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剛夷惡獠。殆  
千萬種。自治平之末。訖於靖康。大抵皆通互市奉職  
貢。雖時有剽掠。如鼠竊狗偷。不能為深患云。

松外諸蠻

松外諸蠻數千其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凡百  
數十姓。趙楊李董為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

城郭文字。頗知陰陽曆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躄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為歲首。布幅廣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男子氈革為帔。女衣純布。裘衫髻盤如髻。飯用竹筍。博而噉之。鳥杯貯羹。如雞羹。徒跣有舟無車。死則坎地。殯舍左屋之三年。乃葬。以蠶蚌封棺。父母喪斬衰布衣。不澡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為人所殺者。子以麻括髮。墨面衣不緝。居喪婚嫁不廢。亦弗避同姓。壻不親迎。富室娶妻。納金銀牛羊酒。女所齎亦如之。有罪者樹一長木。擊鼓集眾其下。強盜殺之。富者貫死。燒屋奪其田。盜者倍

九而償。賊姦淫則強族輸金銀請和。而棄其妻處女。釐婦不坐。凡相殺必報。力不能則其部助之。祭祀殺牛馬。親聯畢會。助以牛酒。多至數百人。唐貞觀中。雋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守以右武侯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群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餘眾感悅。西洱河蠻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其兵自雋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欲遁去。使

者好語約降。乃遣首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歛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和蠻大首王羅祁郎昆梨。四州大首領王伽衝。率部落四千人歸附。入朝貢方物。其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羗為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諸蠻皆臣吐蕃。開元中。首領始入朝。授刺史。會南詔蒙歸義拔大河城。乃北徙。更羈制於浪穹詔。浪穹詔已破。又徙雲南柘城黎州。領羈縻奉上等州二十六。開元十七年。又領羈縻夏梁卜貴等州三十

一

### 尾濮

尾濮。漢魏以後。在興右郡。今雲南郡地西南千五百里。徼

外。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為穴以安其尾。尾折便死。居木上食人。俗又敬其老者。唯識母不識父。其俗有賓客。殺老以供厨。故賓婚有日。老者必泣。其地有稷及陸稻。多鹽井。饒犀象。有弓矢革鎧。以赤猱猴皮垂錫珠翡翠為冠幘。按木濮即尾濮也。又

南土俗傳云。拘利東有蒲羅中人。人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並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

### 木綿濮

木綿濮。王有木綿樹多葉。又生房甚繁。房中綿如蠶  
所作。其大如捲音拳

文面濮

文面濮。其俗劖面以青畫之。劉音讒

折腰濮

折腰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腰

赤口濮

赤口濮。在永昌南。其俗折其齒。劖其唇使赤。又露身  
無衣服

黑黻濮

黑黻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一幅  
布為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穀皮為衣。其境出白蹄牛  
犀象琥珀金桐華布。又諸濮之域。皆出楛矢。爾雅曰。  
南至於濮鈿。周書王會。卜人丹沙。注云。卜人。西南之  
蠻。丹沙所出。今按。卜人。蓋濮人也。按諸濮與哀罕地相接故附之

交趾

交趾。本漢初南越之地。漢武帝平南越。分其地為儋  
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凡九郡。  
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為  
交趾郡。陳亦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初廢州置

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朱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送款於末帝。因授承美節鉞。時劉陟擅命嶺表。遣將李和順伐承美。執之。乃并其土宇。後有楊廷藝。紹洪卒。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昌繼為交趾節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昌岌死。其弟昌文承襲。宋乾德初。昌文死。其叅謀吳處珩。峯州刺史矯知護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管內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為寇盜。攻交州。先是楊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部領。即其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至是部領與

其子璉率兵擊敗處珩等。賊黨潰散。境內安堵。部民德之。乃推部領為交州帥。號曰大勝王。署其子璉以為節度使。凡三年。璉襲父位。立七年。聞太祖克平嶺表。遂遣使貢方物。上表內附。制授璉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其進奉使皆命以官。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是歲秋。制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趾郡王。太宗即位。璉又貢方物。璉死。弟璿尚幼。嗣立。大將黎桓擅權。劫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代總其衆。太宗聞之。怒。議舉兵弔伐。太平興國五年。詔孫全興。張璿。崔亮。以陸路兵自邕州路入。劉澄。賈湜。王

僕等。以水路兵自廣州路入。是歲黎桓遣使貢方物。仍為丁璿上表乞襲位。上察其欲緩王師。寢不報。是時王師進討。破賊萬餘衆。斬首萬餘級。六年春。又破賊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冑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俟澄。仁寶累促之不進。澄仁及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擅迴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其所害。轉運許仲宣馳奏其事。遂班師。上遣使就劾澄。湜僕澄尋病死。湜等具伏。並戮於邕州市。全興至闕。亦下吏坐誅。餘抵罪有差。仁寶贈工部侍郎。

七年。桓懼朝廷終行討滅。復以丁璿為名。遣使貢方物。上表謝罪。八年。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牙將入貢。上表自陳。上賜詔書。因而撫之。仍諭以遣丁璿母子。及其親屬盡室來歸。當降制授卿節。麾時黎桓已專據其土。不聽命。是歲五月。上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蠻以部兵擊走之。繫斬千計。雍熙二年。復遣使貢方物。上表求正領節鎮。三年秋。又遣使入貢。儋州言占城國人蒲羅遏率其族百餘衆內附。言為交州所逼故也。是歲十月。制授桓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使。交

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賜食邑功臣號。端拱元年加檢校太尉淳化元年加特進遣左正言直史館朱鎬往使鎬歸闕上令條列山川形勢事跡以聞鎬等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自為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為誇詫。盡出舟戰擢。謂之耀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

里。驅部民畜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為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噪。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為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遣。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而府署湫溢。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汊。以為娛賓之游。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三十一  
帽子。桓多衣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為飾。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辭。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為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不受。士卒殆三千人。悉點額曰。天子軍。量以禾穗。日給。令自舂為食。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脫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飯。以手令為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亦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捶之三十至五十。黜為閹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桓一

日請同遊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四年。進封桓交趾郡王。五年。遣牙校費崇德等來脩貢。然桓性本凶狠。負阻山河。屢為寇害。漸失藩臣之禮。至道元年。春。廣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監押衛昭美。皆上言。有交趾戰船百餘艘。寇如洪鎮。掠居民。劫廩實而去。其夏。桓所管蘇茂州。又以鄉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祿山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既而遣李若拙。賫詔。并美玉帶。往賜。既至。桓出郊迎。然辭氣尚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

若使交果叛命。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以語折之。桓頓首謝。真宗即位。封南平王。兼侍中。桓遣使來貢。賜詔書慰獎。先是使至交州。桓即以貢賦為辭。因緣賦歛。上聞之。止令強吏召受。綸命而不復專遣使者。景德元年。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懇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遐裔。許之。三年。桓卒。立中子龍鉞。兄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挺殺龍鉞自立。龍兄明護率扶闌寨攻戰。明提以國亂不能還。詔廣州優加資給。乃以邵曄為沿海安撫使。令曉譬之。曄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其自相魚

肉。又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盡滅矣。明護懼。即奉龍廷主軍事。欲脩貢。詔許之。乃遣弟峯州刺史明昶等入貢。詔授龍廷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御史大夫。上柱國。交趾郡王。賜食邑功臣。號仍賜名至忠。又追贈桓中書令。南越王。官其進奉使。太中祥符元年。東封畢。加同平章事。增食邑功臣。號至忠。遣使入獻。三年。求互市於邕州。詔止。仍舊制。止許於廉州。及如洪寨互市。蓋以邕為邊隅。控扼之所。或直趨內地。事非便故也。至忠裁年二十六。苛虐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為至忠親任。嘗令以

黎為姓。其年遂圖至忠。遂殺其弟明提。明昶等自稱留後。遣使奉貢。上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之。甚可惡也。然以蠻俗不足責。遂用桓故事。授公蘊檢校太傅。節度都護。御史大夫。上柱國。交趾郡王。實封功臣號。後加同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文官。其進奉使。其後或間歲。或仍歲。以方物入貢。天禧中。進封南平郡王。檢校太尉。仁宗即位。入貢。加檢校太師。天聖六年卒。子德政。遣使告哀。詔命使弔祭。贈公蘊侍中。南越王。授德政襲爵。明道初。加同平章事。景祐初。部人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德政遣兵十餘。境上捕

逐之。詔遣還。仍詔德政毋輒誅殺。尋遣使入貢。加檢校太師。三年。其甲峒及諒州。門州。蘇茂州。廣源州。大發峒。丹波縣等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諸峒。畧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責問。且命捕酋首。正其罪。以聞。寶元元年。進封南平王。康定元年。慶曆三年。六月。七月。俱遣使入貢。詔官其貢使。初。德政發兵取占城。朝廷疑其內蓄姦謀。乃訪自唐以來所通道路。凡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害。而戍守之。然其後亦未嘗寇邊。前後累貢馴象。皇祐二年。邕州誘其蘇茂州韋紹嗣。紹欽等二千餘人入居省

地。德政表求所誘。詔盡還之。仍令德政約束邊戶。毋得侵犯。其後儂智高反。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王師。朝廷優賜而却其兵。至和二年。德政卒。子日尊遣人告哀。詔遣使弔祭。贈官。及命日尊世襲如故事。嘉祐三年。貢異獸。四年。寇欽州。思廩管。五年。與甲洞賊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轉運使宋咸。提刑李師中。同議掩擊之。詔安撫使余靖等發兵討捕。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兩路兵甲趨交趾。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未得舉兵。聽其貢奉。八年。入貢。四月。以仁宗皇帝遺留物賜日尊。加同平章事。神宗即位。進封南平

王。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國久缺貢臣。親帥兵討之。虜其王。詔官其使。自是日尊自帝其國。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偽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日尊卒。子乾德嗣。來告哀。詔遣使弔贈。授乾德襲封如故。乾德幼。母黎氏號太妃。與宦人李尚吉同主國事。於是知桂州沈起。籍溪峒丁為王民。擅納知恩。倩州儂善美於內地。帝慮其妄發。以激蠻禍。亟罷之。代以劉彝。乾德乞還善美。并其屬民七百人。不許。彝又言廣源州劉紀。以兵畧邕管。歸

化州儂智會率其子進安逆戰有功。詔授進安供奉官。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交人畏之。彛奏罷正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竭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通。八年冬。遂分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府。一自崑崙關。連陷欽連二州。廉土丁八十守城。皆驅令負檐登舟。已而盡殺之。又陷邕州。殺守將蘇緘。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趙尚為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畧招討使。李憲為副使。帥大軍南征。尋罷憲。而以宣徽南院使郭逵為招討使。改高副之。九年十二月。破蠻決里隘次。

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逵擊破之。殺其王子洪真。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富良去其國不遠。逵不敢度官軍八萬。死者什六。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及枕榔縣。而還。逵高皆得罪。詔改廣源為順州。命西上閣門使陶弼知州事。餘皆即用其酋長。乾德乞再修職貢。還所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切暴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絀削。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觀辭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廉之民。遷

劫炎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燭。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偽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以給示海道之遠也。順州落南。深置戍鎮守。被罹瘴霧多病沒。陶弼亦終於官。朝廷知其無用。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趾所有也。元豐五年。獻馴象二。犀角象齒百。六年。以追捕儂智會為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

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歸化境界。經畧熊本。遣左江巡檢成卓與議。文盛稱陪臣不敢爭執。詔以文盛能遵乾德恭順之意。賜之袍帶及絹五百匹。仍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又峒予。乾德。哲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祐中。又數上表求勿惡勿陽峒地。詔不許。二年。遣使入貢。進封南平王。徽宗時。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初。貢使至京。乞市書籍。有司言法不許。詔嘉其慕義。除禁書。卜筮陰陽曆筭術數兵書。敕令時務邊機地里外。餘書許買。政和未。又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

禁。宣和元年。加乾德守司空。建炎元年。乾德上表。乞禁本道邊兵。逃入省地。詔令廣西經畧司約束。四年。入貢。邊事未寧。免使人詣闕。所進方物。除華靡不受。餘就界所交。從本路提刑司。依例計價回賜。其表逆。進令學士院降勅書回答。自後每遇入貢。即行之。紹興二年。乾德卒。子陽煥立。八年。陽煥卒。子天祚立。俱遣使弔祭。贈官襲封如故事。九年。廣西帥司言。乾德有側室子。奔入大理。改姓趙。名智之。自號南平王。知陽煥死。大理遣還。欲與天祚爭位。天祚與之敵。又聞趙智之欲進奉借兵。見已說諭約。四詔却之。自後貢

奉不絕。累加功臣號。二十五年。加檢校太師。增食邑。孝宗即位。加功臣號。隆興二年。遣使尹子思等入貢。九年。復遣入貢。自上即位。每遣使來。邊吏以聞。諭使歸國。至是。懇忱備至。上錄其善意許焉。至館於懷遠驛。禮部以安南使久不至。移文客省。詢訪土俗人物。圖畫衣貌如舊制焉。淳熙元年。正月。引見安南進奉副使。二年。詔安南入貢。禮意可嘉。令有司討論。賜國名典故以聞。於是特賜安南國名制。南平王李天祚。特授依前官封安南國王。仍加守謙功臣。上以天祚嗣位四十年。故厚其禮。封以安南國焉。舊日章奏。

行移。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矣。押伴安南進奉梁衍。言安南入貢。所過州縣。差夫數多。自靜江水路可至容州。又自北流遵陸一百二十里至鬱林。自鬱林州水路可至廣州。皆有回脚鹽船運鹽牛車可顧。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則從靜江而南二千餘里。可不役一夫而辦。詔逐路帥臣。詳其陳行。既而尹子思等以為涉夏水溢。乞依例由欽州路以歸。二年。安南國請印。以安南國王之印。六字為文。賜之。其印比附樞密尚書省印方二寸。仍給牌。皆以銅鑄。塗金為飾。三年。賜安南國曆日。

有司言天祚已薨。其子未有封爵。欲作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勅書從之。四年。授龍翰襲爵。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時詞臣周必大行制曰。即樂國以肇封。既從世襲。極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言不復封郡王。蓋異禮也。五年。上表進方物稱謝。九年。廣西經畧司言安南國已辦方物。投進。上曰。象乃無用之物。經由道路。重擾吾民。却不受。其入貢之物。十受一。光宗登極。經畧司言安南國修章表備。備土宜貢賀。詔受一分。於界首交割。本司言紹興中。壽皇登極。貢物盡行收受。今

若止受十一之數。却恐本國致疑。禮部勘當如隆興例。全受不回賜。寧宗嗣位。依例賜器幣。加食邑。功臣號。嘉定五年。龍翰薨。詔遣弔祭。贈官如故事。以子吳昂襲封其爵位。給賜如龍翰始封之制。自李公蘊篡奪之後。至吳昂傳八世。其名曰日。曰乾。曰陽。曰天。曰龍。皆有僭上之意。而累朝以其僻在海隅。不復與較也。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今安南國地接漢九真。曰南諸郡。及唐驩愛等州。東南薄海。接占城。占城林邑也。東海路通欽廉。西出諸蠻。西北通邕州。在

邕州東南隅。去左江太平寨最近。自寨正南行至。枕榔花步渡。富良。白藤。兩江。四程可至。又自寨東南。行過丹特羅小江。自諒州入。六程可至。自右江。溫潤寨。則最遠。由欽州渡海。一日至。歷代為郡縣。國朝遂在化外。丁氏黎氏李氏代擅其地。熙寧間。乾德初立。其大臣用事。嗾之叛。八年。遂入寇。陷邕。欽廉三州。朝廷命郭達等討之。賊驅象拒戰。官軍以大刀斬象鼻。象奔却。自蹂其徒。大兵乘之。賊潰。乘勝拔枕榔縣。知縣交主之壻。逃伏草間。窺見王師。獲賊。擘食之。以為天神。歸報其主曰。苟可逃命。

子孫勿犯大朝。大軍次富良江。去都護府四十里。殺偽太子。擒其大將。乾德大懼。奉表乞降。會北兵多病瘴。乃詔赦交趾。還其五州。朝廷以達不能遂。取交州。黜為武衛上將軍。是後也。調民夫八十七萬有奇。金穀稱是。迄無駿功。大率自端拱迄嘉祐以來。兩江州洞。數為蠻所侵軼。潛舉以外鄉。蘇茂廣源甲洞等處。入交趾者六十二村。故至今長雄諸蠻。乾德死。子陽煥立。陽煥死。乾德有遺腹子。屬之。占城奉而立之。或云。有黎牟者。乾德妻黨也。嘗為李氏養子。殺遺腹子而立。冒姓李氏。名天祚。實

紹興九年。其國人猶稱黎王。二十六年。遣使入貢。朝廷因以李氏官爵命之。天祚貌豐哲。今生三十年矣。有兄嘗知諒州。謀奪其位。事覺。流雪河州。髡為浮屠。凡與廣西帥司及邕州通訊。用二黑漆板。夾繫文書。刻字於上板。謂之木夾文書。稱安南都護府天祚。不列銜。而列其將佐數人。皆僭官稱。有云。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判都護府者。其意似以都護府如州郡。簽廳也。帥司邊州。報其文書。亦用木夾。桂林掌故有元祐熙寧間所藏舊案。交人行移。與今正同。印文曰。南越國印。近年

乃更用中書門下之印。中國之治畧荒遠。邊吏又憚生事。例置不問。由來非一日矣。其國之官稱。王宗族稱天王。班。凡族稱承嗣。餘稱支嗣。有內職外職。內職治民曰輔國太尉。猶宰相也。左右郎司空。左右郎相。左右諫議大夫。內侍員外郎。以上為內職。外職治兵曰樞密使。金吾太尉。都領兵領兵使。又有判及同判。安南都護府。皆為外職。仕者或科舉。或任子。或入貲。科舉最貴。工技奴婢之子孫。不許應舉。入貲始為吏職。再入貲補承信郎。可累遷為知州。在官者無俸給。但付一方之民。俾得役屬。

耕魚以取利。勝兵卸龍武。勝龍翼。蟬殿。光武王階。捧日保勝等。皆有左右。每軍止二百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又有雄畧勇捷等九軍。充給使如廂軍。兵士月一踐。更暇則耕種。工藝自給。正月七日。人給錢三百。紬絹布各一疋。如紬網而蒙之。以綿。月給禾十束。以元日犒軍。人得大禾。飯一椀。魚鮓數枚。其地多占米。故以大禾為貴。正月四日。酋椎牛饗其臣。七月五日。為大節。人相慶。遺官僚以生口獻其酋。翌日。酋開宴酬之。酋居樓四層。上以自居。第二層。御宙居之。中人也。第三層。箇利就居之。

老鈴下之屬也。第四層軍士居之。又有水晶宮。天元殿等諸僭擬名字。門別有一樓。猶榜曰安南都護府。屋皆朱漆。柱畫龍鶴。仙女。交人無貴賤。皆椎髻跣足。首平居亦然。但珥金簪。衣黃衫紫裙。餘皆服盤領四裙。皂衫不繫腰。衫下繫皂裙。珥銀鐵簪。曳皮履。執鸛羽扇。戴螺笠。皮履以皮為底。施小柱以拇指夾之而行。扇編鸛羽。以辟蛇。螺笠竹絲縷織。狀如田螺。最為工緻。婦人多哲。與男子絕異。好着綠寬袖直領。皆以皂裙束之。首出入以人輓車。貴僚坐幅布上。掛大竹兩夫舁之。名抵鷗。歲時不

供先。病不服藥。夜不燃燈。上巳日。男女集會為行列。結五色綵為毬。歌而拋之。謂之飛馳。男女自成列。女受馳男婚以定。官門有大鍾樓。民訴事即撞鍾。大辟或付仇家。使甘心。盜賊斫手足指。逃亡斷手足。謀叛者埋身土中。露其頭。旁植長竿。挽竹繫其髻。使其頸伸。利錘一剗之。其頭剗標竿杪。客死境外。鞭尸大罵。以為背國。土產生金。及銀。銅。朱砂。珠貝。犀象。翠羽。車渠。諸香。及鹽。漆。吉貝之屬。果。惟有柑橘。香圓。檳榔。扶留藤。新舊縣隔一小江。皆出香。新州故真臘地。侵得之。不能造紙筆。求之省地。

其人少通文墨。閩人附海舶往者。必厚遇之。因命之官。咨以決事。凡文移詭亂。多自遊客出。相傳其祖公蘊亦本閩人。又其國土人極少。半是省民。南州客旅。誘人作婢僕。檐夫至州洞。則縛而賣之。一人取黃金二兩。州洞轉賣入交趾。取黃金三兩。歲不下數百千人。有藝能者。金倍之。知文書者。又倍。面縛驅行。仰繫其首。俾不省來路。既出其國。各認買主為奴。終身。皆刺額上為四五字。婦人刺胃乳。至肋。拘繫嚴酷。逃亡必殺。又有秀才僧道伎術。及配隸亡命逃奔之者甚多。不能數。鑄泉貨純用中。

國小銅錢。皆商旅洩而出者。按掠賣婢奴。與士人遊邊。及透漏錢寶出外界。三者法禁具在。今玩弊如此。蓋安撫都監。沿邊溪洞。司不得人。邊政頽靡。姦軌肆行所致。日滋月長。未艾也。及邊吏多無財。用植立。竊斗升。癘土苟活待盡而已。何暇顧邊防國事者。宜痛心疾首焉。然交人自熙寧敗降後。亦不復敢猖獗。南陔奠枕且百年。紹興十二年。妖人譚友諒。竄入思浪州。詐稱奉使。諭下州洞。天祚大恐。已而帥司檄安南捕友諒。邕州又以偽官告身招之。友諒與歸順首領二十餘人。各奉其銅印地。

圖土物詣橫山。知邕州趙愿縛友諒赴帥司斬之。首領悉送還安南皆死。交趾安居。至今無議之者。乾道八年春。上言願朝賀聖主登極。詔廣西經畧司貢使來者免至廷。方物受什一。其秋復有詔下。經畧司買馴象十以備郊祀。鹵簿。經畧李德遠。浩用木夾事。移交趾買之。蠻報不願賣。願以備貢。明年春。余至官。屢引前詔。却其貢。祀期寢。近朝命督象若星火。蠻復款塞。六象及方物。將至塞下。若不許貢。皆引歸小蕃。寧敢與朝廷為市。余以其狀聞。且移書時相。謂欲却其貢。併象勿須可也。祀以一

純二精寧之。此俄有金字牌下。差官押伴至闕。比及桂林。已秋末。以十象為賀登極。綱五象為進奉大禮。綱表字如蠅頭。僅可見其象飾。禮物則有金御乘象羅我。羅我如鞍架之狀。及金裝象牙鞘。金象額。金銀裏象鈎連同心帶。金間銀裝象額。金銀裝朱纏象藤條。金鍍銅裝象脚鈴。裝象銅鐸連鐵索。御乘象繡坐輦。裝象犂牛花朵。御乘象朱梯。御羅我同心龍頭帶等。餘物則有金銀鈔。鑼沉水香等。大使稱中衛大夫尹子思。正使承議郎李邦正。副使忠翊郎阮文獻。其下有職員書狀官。都衙通

引知客監。網孔目行首押衙。教練象公長行防授官之屬。此等入朝。則稍更其服器。使者幘頭靴笏。紅鞋金帶犀帶。每夸以金箱之。又以香膏沐髮。如漆裹細摺烏紗巾。足加履鞮。使者乘涼輦。釘較髹漆甚飭。蓋得至中國。盡變椎髻徒跣抵鴉之制。先是紹興二十六年。嘗入貢。參知政事施公大任帥桂循舊例。以刺字報謁。且用行厨。宴於其館。余悉罷之。使者私謂衙校曰。施參政惠顧厚。今柰何悉罷去。余使人諭之曰。經畧使司與安南都護府埒經畧。使與南平王比肩。使者是都護府小官。纔與桂林曹掾官。比法當廷參。不然不見也。使者屈伏。遂廷參。其歸也。至欲列拜。余使人掖之曰。免拜。余奏其事。且著于籍。以為定制。又辨今安南非古交

趾

州見輿地考交  
條下不再錄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終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一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南丹州蠻

南丹州蠻亦溪洞之種其地與宜州接宋開寶七年  
酋帥莫洪菁遣使奉表求內附九年復來貢求賜牌  
印詔刻印以給之太平興國五年貢銀百兩賀平太  
原雍熙四年洪菁族人莫淮閩以河池縣知縣余承  
鑒取其牛怒而劫掠誘群蠻為寇詔誅承鑒以知宜  
州侯汀失於備禦免官發諸州兵進討未至而蠻已

遁。詔拊諭之。自是不復寇。淳化元年。洪贊卒。其子洪皓襲稱刺史。遣使入貢。上降優詔。賜綵。自洪贊領州十餘年。歲輸白金百兩。洪皓襲兄位。專地利。不修常貢。其弟洪玩忿之。挈妻子來奔。宜州洪皓數引兵攻洪玩。乃乘傳詣闕。訴其事。請發兵致討。上以其蠻夷。但羈縻而已。不欲為之。興師報怨。洪玩先自稱南丹州副使。以為邵州團練副使。給田十頃。下詔戒勅洪皓。景德二年。洪皓死。長子淮勅襲父任。俄為其弟淮迪所逐。遂以淮迪知南丹州。淮勅帥屬來奔。詔宜州賜閑田資給之。太中祥符九年。討撫水蠻。詔淮迪約

勒溪峒勿從誘脅。明年。平撫水蠻。淮迪等以勞進秩。景祐三年。淮迪老。自言願傳其子世漸。至和元年。命世漸為檢校散騎常侍。權發遣州事。明年。以淮迪為懷遠大將軍致仕。世漸為刺史。檢校工部尚書。賜袍帶。錢十萬。絹百疋。又補其親黨數十人為檢校官。如故事也。世漸死。嘉祐末。命其子公帳襲之。有世忍者。亦淮迪子也。初率其屬入內附。治平初。逃歸。攻殺公帳。奪其地自守。請於朝廷。願授刺史。補其親黨。如故事。歲輸銀百兩。三命。遂命為刺史。皆如其請。熙寧二年。授世忍檢校禮部尚書。元豐三年。入貢。其印以西

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夫國主為文。詔以南丹州印賜之。令毀其舊印。六年。遷檢校戶部尚書。官其子妖九人。世忍死。子公佞襲。大觀元年。廣西經略使王祖道言。公佞就擒。進築平允。從州收文地。蘭那安外。習南丹八州之地。併為鎮。庭孚觀州。延德軍。以其弟公晟襲刺史。宣和四年。公晟乞以州事傳其妖延豐。願與其子歸朝。詔從之。仍乘驛給券。紹興三年。廣西經略安撫劉亮適言。南丹公莫公晟領賊圍打觀州。燒毀寶積監。宰臣朱勝非奏。此皆是崇觀及宣和以來所開新邊。近來往往棄而不守。如觀州。屢下本路

帥臣監司相度。皆以為所據控扼。不宜棄之。上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生事。公為欺罔。其實勞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彥適又言。公晟自添差路分。鈐轄逃去。後未曾差官。乞先與一職名。欲於遙郡下添入知南丹州。兼溪峒都巡檢使。提舉盜賊公事。舊賜南丹州刺史印記。今依舊行使從之。而公晟未出受命。至二十四年。廣西經略安撫司言。愿忠言莫公晟進馬。與諸蠻首領並皆歸順。令公晟守本官致仕。以其子延沈承襲。上諭輔臣曰。得南丹州。非以廣地。但徭人不作。過百姓安業。可喜。於是延沈承襲。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愿忠又奏說諭到諸蠻三十一種族計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五縣四十寨一鎮三十二團一百七十九峒皆納款面內乞作羈縻州縣實為熙朝盛事明年又加延沈團練防禦使三十一年廣西諸司言莫延沈恣行慘酷為諸蠻追逐歸投省地而死衆共推莫延廩承襲知南丹州詔依例補授官孝宗隆興初延廩以諸蠻謀害携家歸朝廷延葺管州事經略司保奏以聞詔延葺承襲知南丹州淳熙元年南丹州為永樂州所攻使來告急廣西帥差官齎旗榜往二州說諭聽從和解十四年經略司奏莫延蔭乞承襲延葺官爵詔從之寧宗嘉定五年詔以莫延蔭男莫光照承襲知南丹州從經略司所請也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南丹在宜州西境地產奇材異藥惡獸毒虺其人剽悍以勁木為弩聚毒傳矢中人立死宜之高峯寨古觀州也與南丹接境地勢極高南丹對境亦高二壘矢可相及南丹日通市於高峯必不如意則怨毒思亂其酋莫氏國朝命為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百五十

千。比內郡自號莫大王。間入宜州則禮之以列郡。來已數十年矣。其說以謂宜州徼外西原黃洞武陽群小蠻即唐黃家賊之地。崇建丹使控制之。然莫氏家人亦時自相攻剽。今刺史莫延萇逐其弟延廩而自立。延廩奔朝廷。謂之出宋。凡州洞歸明皆稱出宋延萇淫酷不能服其類。隣永樂州王氏與為仇。歲相攻。乾道丁亥。與王氏戰敗。告急於帥司。帥司遣官為和辭。永樂益淬勵。有勝兵萬人。志滅莫氏。延萇乃益驕。不奉法。至私刻經略安撫司。及宜州溪洞司印。效帥守花書行移。以嚇諸蕃落。已丑歲。自

言州去產馬蠻不遠。願與國賣馬。乞於宜州置場。意欲藉朝廷任使。威制永樂。邊將常恭與交通。至為代作奏章。至闕下。不經由帥司。樞密院是其說。差官置司。宜州余論奏宜州密邇內地。無故通道。諸蠻且開邊隙。不敢奉詔。且自行在所。捕得常恭。囚而劾奏其事。朝廷大悟。削籍竄之。九江永不放還。外有省民冒法商販入南丹。受其帖牒。至內地。幹事者多桂之。興安人余亦物色得其渠。送獄論如法。南丹稍龍言。

撫水蠻

撫水蠻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建。曰古勞。唐隸黔南。其首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民則有區廖潘吳四姓。亦種水田採魚。其保聚山險者。雖畬田收穀粟甚少。但以藥箭射生取鳥獸。盡即徙他處。無羊馬桑柘。地曰帚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餘家。夾龍江居。種稻似湖湘。中有樓屋。戰棚。衛以竹柵。即其首所居。兵器有環刀。標牌。木弩。善為藥箭。中者大叫。信宿死。得邕藥解之。即活。宋雍熙中。數寇邊境。掠取民口畜產。詔書招安。補其首蒙令地殿直。蒙令扎奉職。咸平中。又數為寇盜。上令邊臣

驅逐出境。其黨狡獪者。凡三十餘人。宜州守將因擒送闕下。上召見詰責之。對曰。臣等蠻隸小民。為飢寒所迫耳。上顧謂左右曰。昨不欲盡令殺戮。顧無噍類矣。因釋罪。賜錦袍冠帶銀綵。戒勛遣還。逾年。酋長蒙頂等六十五人。詣闕納器甲百七十事。又蒙漢誠蒙虔瑋蒙瑱來朝。上器甲數百。及毒箭藥。誓不搔邊。比歲皆遣使來貢。及輸兵器。乃授漢誠官。賜物有差。既而侵軼如故。太中祥符九年。數寇宜融州界。詔以知宜州董元巳不善撫綏。黜之。仍行招撫。群蠻拒命。侵掠不已。乃命平州刺史曹克明領兵討之。傷殺甚衆。

蠻逃竄窮蹙。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悉還所掠漢口資畜。歃血立誓。不敢復叛。乃還師。詔以撫水州為安化州。撫水縣為歸仁縣。京水縣為長寧縣。自是間歲朝貢。不復為邊患。寶元元年。寇宜融等州。發兵討之。踰年乃定。慶曆嘉祐間。再入貢。其後首領月赴宜州參謁。及貧巨板。每歲州四管犒。及三歲聽輸所貢兵械於思立寨。以其直償之。迺以官資遷補。熙寧初。知宜州錢師孟等。擅裁損侵削之。土人羅世念等為亂。攻殺寨官。詔遣兵討之。未入境。明年。世念等率其徒來降。各拜官。崇寧三年。復嘯聚為寇。經略司

遣兵擊却之。大觀二年。以三州一鎮戶口六萬一千來止。詔知融州程鄰往黔南路撫諭。官吏推恩有差。紹興三年。蠻酋蒙全劍等寇掠省地。詔帥司討平之。二十九年。詔加安化上州蒙自臨等七人官勲。及賜錢帛有差。孝宗淳熙十一年。以知宜州馬寧祖減刻蠻人生料錢鹽。致令犯邊降一官。十二年。廣西經略司言蠻人出犯省地。多用強弩藥箭。本路造木弩五十架。給付兩路踏射。并造藥箭備用。詔常切閱習。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安化州最驚悍。在宜州西境。官月給生料鹽以拊之。猶日侵省地。以耕民

不敢與爭。州亦不敢禁。頃有凌羅二將者。建炎間。嘗率峒兵出勤王賊曹成入廣西。建大旗。購二人。二人遣健兵侏儒者數十輩。截髮為牧童。候成兵過。自牛背曠弩以毒矢射之。中者立死。成驚懼遁去。時盜滿四方。廣西獨晏然者。二將之力也。至今南人稱之。子孫有仕於州縣者。

### 黎峒

黎峒。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并。役屬貧弱。婦人服緦。績木

皮為布。陶土為釜。器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着甕中。即成酒。俗呼山嶺為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弓刀未嘗去手。弓以竹為絃。今儋崖萬安皆與黎為境。其服屬州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宋至和初。有黎人符護者。邊吏嘗獲其奴婢十人。還之。符護亦嘗犯邊。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則。及軍士至。長以軍士五十六人與允則來歸。允則道病死。詔軍士至。是貸其罪。紹興三十年。廣西運判鄧酢言。黎州王文滿。結連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寨。後復犯省地。遂分遣官燒蕩巢。

穴。生擒黎賊王用賓等。詔令廣西諸司撫存歸業人戶。乾道二年。廣西經略轉運司言。欲下瓊管及三軍守倅措置。說諭黎人。示以朝廷德意。威命使之自新。退復省地。能說諭收復者。量功立賞。任內有侵犯省地。或逃失省民。亦重責罰。其先省民逃居黎峒之人。守臣招透復鄉。蠲其逋稅。詔從之。六年。黎人王用休犯邊。萬安權守巡檢孫滋等招諭之。遂定。九年。樂昌縣黎賊劫省民焚官舍。瓊管安撫請於朝。黎人王用存。王承福。陳頽等。招降復寨。有功。借補官資。彈壓邊面。義兵統制黃文廣。屢戰有功。並欲推賞。以澄邁縣

巡檢權移駐劄樂昌縣。控制黎人。其省民久陷歸業。蠲賦已責。從之。淳熙元年。詔承節郎王日存等。許子孫承襲。以瓊州言其祖父居蔭。元係入貢。又自宣和以來。能撫諭諸黎。彈壓有勞也。八年。六月。瓊管司言承襲宜人三十六峒。統領王氏。稱其祖本化外州。皇祐熙寧間。歸順。彈壓三十六峒。捍禦隘口。正係瓊管界用寧。紹興間。又說諭化外黎人。各安生業。莫肯從亂。乾道七年。受告封宜人。今年老無男。有一女。欲依例承襲。詔王氏襲其後。又以王氏之姪黃間補官守

寨。彈壓黎峒。嘉定九年。詔復許宜人王氏。吳氏。承襲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黎海南四郡。隴土蠻也。隴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隴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傍。號黎人。內為生黎。外為熟黎。山極高。常在霧靄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氛清廓時。或見翠尖浮半空。下猶洪濛也。山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已阻深。生黎之巢深邃。外人不復跡。黎母之顛。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上有人壽考。逸樂不與世接。虎豹守險。無路可攀。但覺水泉甘美。絕異爾。蠻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

供賦役者。名熟黎。各以所適分隸四郡。皆椎髻跣足。插銀銅錫釵。腰繚花布。執長靶刀。長鞘弓。長荷槍。跬步不捨去。熟黎能漢語。變服入州縣墟市。日晚鳴角。結隊以歸。婦人繡面高髻。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衣裙皆五色。吉貝無袴襦。但繫裙數重。製四圍合縫。以足穿而繫之。群浴於川。先去上衣。自濯。乃濯足。漸升其裙至頂。以身串入水。浴已。則裙復自頂而下。身亦出水。繡面乃其吉禮。女年將及笄。置酒會親屬。女伴自施針筆。涅為極細蟲蛾花卉。而以淡粟紋徧其餘地。謂之繡面。女婢獲則否。

女工紡織得中國練帛。拆取色絲。和吉貝織花。所謂黎錦黎單。及鞍搭之類。精粗有差。居處架木。兩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婚姻折箭為定。聚會亦椎鼓舞歌。親死不哭。不粥飯。惟食生牛肉。以為哀痛之至。葬則昇觀而行。今一人前行。以雞子擲地。雞子不破處。即為吉穴。客來未相識。主人先於隙間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於地。客即坐。又移時。主人乃出對坐。不交一談。少焉置酒。先以惡臭穢味嘗客。客食不疑。則喜。繼設中酒。遂相親。否則遣客。不復與交會。飲未嘗捨刀。三杯後。各請弛備。

雖解器械。猶置身傍也。一語不相能。則起而相戕。性喜讎殺。謂之捉拗。所親為人所殺。後見仇家人。及其洞中種類。皆擒取。以荔支木械之。要牛酒銀。餅乃釋。謂之贖命。土產沉水。蓬萊諸香。漫山悉檳榔。椰子木。亦產小馬。翠羽。黃蠟之屬。與省地商人博易。甚有信。而不受欺。給商人有信。則相與如至親。借貸有所不吝。歲望其一來。不來則數數念之。或負約不至。自一錢以上。雖數十年後。其同郡人擒之。以為質。枷其項。關以橫木。俟前負者來償。乃釋負者。或遠或死。無辜被繫。累歲月至死。乃已。復

伺其同郡人來。亦枷繫之。被繫家人。往負債之家。痛詬責償。或鄉黨率歛為償。始解。凡負錢一緡。次年倍責。兩緡倍至十年乃止。本負一緡。十年為千緡。以故。人不敢負其一錢。客或誤殺其一雞。則鳴鼓告衆。責償曰。某客殺我一雞。當償一鬪。一鬪者。雌雄各一也。一雄為錢三十。一雌五十。一鬪每生十子。五為雄。五為雌。一歲四產。十雞併種。當為六鬪。六鬪當生六十雞。以此倍計。展轉十年。乃已。誤殺其一雞。雖富商亦償不足。客其家無敢損動其一毫。閩商值風水蕩去其貲。多入黎地。耕種不歸。

官吏及省民。經由村洞。必舍其家。恃以安熟。黎之地。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隴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崖在隴南陲。既不可取。徑則復桴海循隴而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生黎質直。曠悍。不受欺。觸不服王化。亦不出為人患。熟黎貪狡。湖廣福建之姦民。亡命雜焉。侵軼省界。常為四郡患。有王二娘者。瓊州熟黎之首。有夫而名不聞。家饒財。善用衆。能制服群黎。朝廷封宜人。瓊管有號令。必下王宜人。無不帖然。二娘死。女能繼之。其餘

三郡強名小壘實不及江浙間一村落。縣邑或為黎人據其廳事。治所遣人說謝始得還。前後邊吏端不敢言。淳熙元年十月。指山生黎洞首王仲期率其傍人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歸化。仲期與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司。瓊管司受之以例詣顯應廟。研石軟血。約誓改過。不復鈔掠。犒賜遣歸。瓊守圖其形狀。衣製上。經略司髻露者以絳帛約髻根。或以綵帛包髻。或戴小花笠。皆簪二銀篦。或加雉尾。衣花識短衫。繫花襪裙。悉跣足。是其甚飾也。惟王居則青布紅錦袍。束帶麻鞋。自云

祖父宣和中嘗納土補官。賜錦袍云。

### 海南序略

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五三百里。五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舶舉帆。道理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里數。又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豐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栢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數。及

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踰於前代。至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梁隋馬。其無異聞。亦不復更記。

### 黃支

黃支國。漢時通焉。合海日南之南三萬里。俗略與珠崖相類。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明珠。玉璧。琉璃。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至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 哥羅

哥羅國。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國。云。其王姓矢利婆羅。名米失鉢羅。其治城累石為之。城有樓闕。門有禁宮室。覆之以草。國有二十四州。而無縣。庭列儀仗。有燾以孔雀羽飾焉。兵器有弓箭刀。稍皮甲。征伐皆乘象。一隊有象百頭。每象有百人衛之。象鞍有鈎欄。中有四人。一人執稍。一人執弓。矢。一人執父。一人執刀。賦稅人出銀一銖。國無蠶絲。麻紵。唯出吉貝布。畜有牛少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髮。裹頭。又嫁娶。初問婚。惟以檳榔為禮。多者至二百盤。成婚時。難以黃金為財。多者至二百兩。婦人嫁訖。則從夫姓。音樂有琵琶。橫笛。銅跋。鐵鼓。簧吹。蠶繫鼓。

死亡則焚屍。盛以金甕。沉之大海。

### 林邑

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為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阯南海行三十里。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南水步道二千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

馬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處。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七人以為流寓。號曰馬留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林邑國記。馬援柱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境。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又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馬後漢末大亂。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為王。子孫相承。吳時

通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代立。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沉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鷲毛。抽以績紡。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也。沉香者土人破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曰沉香。次不沉者曰棧香也。又出猩猩獸。爾雅曰。肉之羸者。猩猩之唇。多琥珀。松脂。淪入地。千歲為伏苓。又千歲為琥珀。又云。楓脂為之。琥珀在地。其上及傍不生草木。深者或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馬。初如桃膠。凝成乃堅。其金寶物產。大

抵與交趾同。以埽為城。蜃灰塗之。居處為閣。名曰干蘭。皆開北戶以向日。或東西無定。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郡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一地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阿倫。如牧宰之差也。書樹葉為紙。施椰葉為席。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履。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諸國皆然也。其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加纓珞。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林邑浦外有不勞山。罪人

亦送此山。令其自死。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貴男而賤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人性凶悍。果於戰鬥。有弓箭刀槊。以竹為弩。樂有瑟。笛。琵琶。五弦。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節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婦人椎髻。四時暄暖無霜雪。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輦至水次。積薪焚之。收餘骨。王則內金鬕。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有寡婦孤居。散髮至老。人皆奉釋法。文字同於天竺。王事尼乾道。

鑄金銀人像。大十圍。至晉武帝太康中。又來貢獻。成  
帝咸康二年。逸死。奴文篡位。奴文昔嘗北至洛陽商  
貨。因教王作宮室兵車器械。王愛信之。使為將。乃譖  
王諸子。或徙或奔。及王死無嗣。遂自立為王。乃攻旁  
國。并有衆四五萬。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  
日南。也。今郡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蕃。交州令求以  
日南。也。今郡橫山為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  
海路來。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  
十折二三。由是諸國怨憤。且林邑少田。故貪日南之  
地。文又襲九真。地。今郡害士庶十八九。文死。子佛立。猶

屯日南。九真太守灌邃率兵討佛走之。邃追至林邑。

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自北影

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佛乃請降。其後頻

寇日南。九德之郡。金安南日南郡界殺傷甚多。交州遂至虛弱。

至佛曾孫文敵。後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

諸農平其亂。而立為王。死。子陽邁立。死。子咄復。名曰

陽邁。初其父陽邁母始產夢人以金籍之夷人宋文

帝元嘉中。侵暴日南九德諸郡。宋九德郡今安南日南郡界宋使

振武將軍元幹討之。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

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

萬斤。其後累代。自宋齊梁陳。皆遣使朝貢。隋文帝既平陳後。遣大將軍劉方。步騎萬餘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象而戰。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眾而陣。方偽北走。梵志逐之。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破之。遂弃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既平其國。班師故地。遂空。梵志收合遺人。別建國邑。唐武德中。再遣使貢方物。貞觀時。王頭黎獻馴象。鏐鎖五色帶。朝霞大火珠。其言不恭。群臣請問罪。帝赦不問。又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有詔還

之。頭黎死。子鎮龍立。獻通天犀。雜寶。十九年。摩訶慢多伽獨弒鎮龍。滅其宗。范姓絕。國人立頭黎壻婆羅門為王。大臣共廢之。更立頭黎女為王。諸葛地者。頭黎之姑。子父得罪。奔真蠟。女王不能定國。大臣共迎諸葛地為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寶三入獻。嘗獻火環。狀如水晶。曰正午時以文籍至。德復更號環王。元和初。不朝獻。安南都護張丹執其偽驩。愛州都督斬三萬級。虜王子五十九。獲戰船鎧。

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

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國俗本裸。文身被髮。果反。裸郎。不制衣裳。其先有女人為主。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為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理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混盤。况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為王。是吳晉時也。土物坳下而平博。氣候風俗物產大較與林邑同。有城邑宮室。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為城。海邊生大若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

覆屋。國人亦為閣居。為船八九丈。廣繞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獲。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浚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鎚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殺羊角扣之。漼然水泮。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吳時遣康泰。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着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今于漫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以布。又有老鵬。入

海為玳可以裁作馬勒。謂之珂。西晉太始太康中。皆遣使貢獻。東晉時。有竺旃檀稱王。亦遣使。其後王姓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令其國人。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王坐。則徧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居喪則剃除鬢髮。人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宋齊梁並獻方物。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者言崑崙

無姓氏。乃崑崙之訛。隋代遣使貢獻。唐武德後。頻來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其國在扶南之西。在叅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嶮。故人莫至。與叅半國相接。

### 頓遜

頓遜國。梁時聞焉。一曰。典遜。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王並羈屬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市馬。所以然。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

無種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酒瓮中。數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葉。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為粉。以傳身焉。其俗又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如戴口鷲鷓而紅色。飛來萬許。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去。燒其骨沉海中。以為上行人也。必生天。鳥若迴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復以為已。有穢。乃更就大葬。以為次行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為下行也。

毗騫

毗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其王神聖。知將來事。南方號曰長頭王。國俗有室居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惟王不死。又傳扶南東界即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中。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汚。則

投火復更精潔。毗騫主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

### 干陀利

于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貝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施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

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主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乃遣吏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陀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負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年。復遣獻方物。

按干陀利王夢僧所言一段。南史夷貊傳所載杜氏通典削之。蓋梁武好佛之志。通于華夷。適于陀利。以其時入貢。佞臣黠僧。遂立此說。導之以納諂。非事實也。烏夷朝

貢。不過利於互市。賜予。豈真慕義而來。諷以希旨。宜無不可。况所謂瞿曇脩跋陀羅者。本佛之徒。亦欲其教之行於中土。又安知其不自神其說。以中帝之欲乎。越裳氏所以贊武王周公者。梁武豈足以當之哉。

### 狼牙脩國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娑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為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

帶。金環貫耳。女子則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埽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枷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為神。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為王。二十餘年死。子婆加達多立。梁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 婆利國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

土氣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坭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為物。暴乾之遂大硬。其國人披吉貝如屨。及為都縵。乃用斑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眊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蓋。珠簾。其道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梁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

獻白鸚鵡。青蟲堯。璆瑠璃器。吉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其國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拳。鷹爪獸牙。穿耳傳璫。以吉貝一幅。繚于腰。以夜為市。自掩其面。隋大業中。又遣使入貢。其王姓刹利邪伽。名護路那婆。唐貞觀中。又遣使朝貢。其東即羅刹也。與婆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遂通中國。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環王。南有珠柰者。汎交趾海。二月乃至。與婆羅同俗。貞觀二年。使者上方物。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國居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

朝貢。僧高直水真臘西北與環王同俗。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僧高等國永徽後為真蠟所并。

### 槃槃

槃槃國。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舩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栗翼。音翅栗翼父曰揚德。武連以上無得而記。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為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跽。暨九反又其國多有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教郎索濫。次曰崑

崑帝也。次曰崑崙教和。

胡財反

次曰崑崙教帝索甘。且

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為古龍者。其在外城者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以石。為鏃。稍則以鐵為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肉食而不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讀阿脩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為比丘。呼道士為貪。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香物十種。六年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麝糖等香。隋大業中。亦遣使朝賀。

赤土國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遠近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竝隣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懸金花鈴。眊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搭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位。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

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比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陀加邏一人。陀孛達又二人。迦利蜜迦三人。共堂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一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

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  
華靡。唯金鑠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姻擇吉日。女家  
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  
娶即分則別居。唯幼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  
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  
建幡。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  
國王燒訖收夾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濕。雨多  
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稔。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  
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  
美。亦名椰漿為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

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  
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  
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  
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神祠焉。  
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  
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  
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  
樂。隋使進金鑠以纜船。月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  
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  
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

盤金花以籍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大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竝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飾。牛羊魚鼈猪蝻蝟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遣那邪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材邑東南竝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明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一終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一

三十一

